

雲漢居士集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二

宋華鎮撰



書十五首

上揚師章待制書

按宋史章衡傳拜寶文閣待制書中有云冠秀異而登籍

射甲科而中第謂衡以嘉祐二年進士第一也

某聞揚子雲之論李仲元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夫西山之餓夫伯夷也東國之絀臣柳下惠也昔商周之初聖王人遭

羅事變尚權宜以濟世道故伊尹說湯以伐夏救
民呂望佐武王以翦商弭亂後世不知其義姦臣
賦子竊名跡以營私紀綱蕩析而不可救伯夷惟不
義于武王之事恥食其粟采薇首陽之下至死而不
顧春秋時周道衰而王澤竭天下之士不及中庸賢者
過之而放於甚高不肖不知勉而溺於污陋非逐魚鳥
狎麋鹿枯槁顛顛於山林江淮之上則甘言令色脅肩
諂笑浮沉俯仰於高門懸箔之下展季顧原闕者既失而

隱者亦未為得於是直道以事人三黜而不去進不溺
於汙陋之俗退不為甚高之事此二人者咸以聖人之
才因時制行振頹綱矯流俗而立名教者也故孟子謂
之百世之師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雖鄙薄
貪懦之夫化而為寬厚廉潔有立之士其清風峻節蓋
已如太山北斗高明峻拔出於列星之間衆山之表不
可得而掩已然而無仲尼則猶未免為西山之餓夫東
國之絀臣委棄泯沒乎塵垢之下又况鄉黨衡華間以

行義自律刻飾文彩而志乎為君子者苟未獲題品於師儒宗主之門則安能接武英躔與裾文之固度越夷等光映人表哉此古之懷竒抱識之士所以仰青雲而慷慨嘆息于高明之家者也恭惟某官閣下茂識少成廣譽夙著當右文多士之際以行義修潔道術高妙問學辯博文章溫雅英華乎辟宮步驟乎俊造冠秀異而登籍射甲科而中第入更易臺閣出擁麾符公清溫雅之望藹於朝廷中和樂易易之化洽於州郡隱然以儒宗碩德為時老成緒言所收清議斯允雖附驥尾而致千里託鴻毛而逸太虛未足喻其高遠也某材非翹秀識慮不敏幸賴父兄好善勇承義方之訓生七年使誦書又七年學文又七年而應科舉逮兩廡鄉版叨竊名第二十八歲矣心思弗競怯于計慮不能商畧多寡封殖貨財筋骨不及中人趨步跪起少遽則氣亂而色動不足以勝甲兵備行陣性復不善飲酒不知博奕從仕以來徒勞之餘無所用其力夏日舒長寒宵漏永官曹事隙

筋骨未疲惟弦歌詩書尋閱傳記稽其成敗攬其餘芳而已每謂慕學而不知道則雖勤而無得或溺于異端而無所折衷則雖多而無所驗于今未足以適事傳聖人之道者莫如六經作六經論三代而上帝王之事前聖言之詳矣兩漢以來得失之迹成壞之由史氏雖備有可言者作兩漢三國晉唐論凡十二篇諛諛聞管見固未能深探道真揚榘前世亦記其所傳而已輒繕寫贅左右惟閤下矜其苦心潔已姑察其所為如在所教無惜咳嗽之餘而成就之使無與燕雀之徒困于碌碌其之幸也不識可以望此于門下乎

上吏部尚書

管見係諛聞管見

某聞起幽潛之地者必有名德顯茂論議戾貴之君子遇以特達之意為之依主而翦拂之結高明之知者必有誠至切到動心駭聽之語言具夫緼袍之素為之表襮存荐導之莫為之主下之人無以自致莫為之表上之人無以自知此二人者世未嘗無之然而未嘗必相值

者則亦以士之兼智敏者或鮮故也何則嚴顏若神辭
氣不俯高門深閉窗如重淵傲睨青雲酣飫勢利中心
愬然不以顧諟寒素汲引後進為意者人之不可依者
也進而干之不見其益祇取辱焉溫溫玉色樂善無厭
芳言如蘭教誨不倦勢忘尊高禮逮踈迤至誠確然務
成人之美以報國為心者士之所可主者也後而違之
不見其高祇失時焉夫昧其所依求益而取辱不可以
言智失其所守後時而興歎不可以言敏故農夫以昏

作為良商賈以奇貨為富士以智敏為美其雖不才竊
願從事于此恭惟吏部尚書閣下雅量自成全才異稟
術高經濟學通天人任己以伊周致君以堯舜貴名茂
實夙著于仕倫舊德老成日高于朝右年彌尊而志彌
篤位益貴而禮益恭徽音華采如雷霆霹靂震驚遠
邇慶雲景星高映天外有耳目者莫不瞻聞其雖踈賤
非早依門墻素蒙善誘者然欽餘聲仰末光亦有日矣
去歲浪栖上京道出淮海仰叩麾節獲瞻儀型行李有

程依戀徒切前日伏遇泥封東下袞衣西歸躡文昌之高躔冠天官而為長休滌之日刺字可通輒集舊文敬修贄禮又蒙溫顏下逮話言屢接掌治之暇許賜俯覽登大人之門而得是禮遇者甚鮮此士之所以宜主以為已歸而不可失者也其七歲誦書弱冠應詔兩玷鄉版遂獲成名爰竊祿仕十有四年善不敢廢惡不敢為然碌碌無聞與眾人進退若乘扁舟汎溟渤渺然莫得其津濟而無所歸宿今四十歲矣偏親垂白室如懸磬莖髮未脫清朝可懷仲夏日永高秋夜長撫已自憐不無慨歎念寒素之迹無可依之地復自棄而不鳴尚得為敏乎用是忘其狂易寫情于言求出于門下非敢為利也惡不敏也伏惟矜察少加憐焉無使望煌煌之堂而興嘆于赫赫之光也幸甚幸甚

上國子豐祭酒書

按鎮子初成狀云豐之末中書舍人孫公國子祭酒豐公

以先君應詔樓炤序亦云元豐間孫覺豐稷薦君堪博士則所謂豐祭酒者必稷無疑而宋史豐稷傳乃無稷為祭酒之文蓋宋史列傳往往不詳歷官亦闕事也

某聞天下有大物宏深濶達至于無外亘古今而不變
貫三才而兩之其致用甚明而妙微莫測違之者不可
離即之者不可既惟聖人為能盡其事古之人謂之道
術儒者道術之所在者也昔先聖祖述二帝之意憲章
文武之法持以干世主而濟斯民至于車轍之跡環天
下而不售退於洙泗之上悼時命之不相懼道術之無
傳于是作六經而載之以遺後世探天地之心索陰陽
之隱形鬼神之情狀原死生之始終因消息滿虛奇耦
逆順之變定吉凶悔吝以明得失崇盛德而廣大業者
存乎易頌文武之基詠幽厲之滅察禮義之存亡觀情
性之邪正因正變哀樂之差言王道之成壞勸明德而
懲淫慝者存乎詩本堯舜之道述三代之變采東周之
一得錄片善于費秦因典謨訓誥征貢歌範之文以明帝
王之蘊備稽古而應世變者存乎書異五禮之制等三
千之儀謹度數之末節暢隆殺之典訓因聲明文物華
質詳簡以為節文通因革而記述作者存乎禮論咸章

之律述濩武之容象帝者之所成頌皇王之遺美因聲容節奏疾徐踈數之文以紀功德察世變而觀前聖之心者存乎樂舉周公之成法斷魯史之記事誅窮奇之已死拔元凱于無聞別嫌明微予奪褒貶以成一王之法正誅賞而弭賊亂者存乎春秋六經之作可謂盛道術之意可謂明矣學者得六經而讀之宜無待于人而自得焉然孔子沒于夏退于西河之上當是時去孔子未久也從之學者擬於夫子孟子孔子之孫子思之弟子也視夫子蓋百年耳進退于齊梁之間親而師之者亦數百人荀卿出于孟子之後亦未遠也老于蘭陵李斯之徒皆其弟子夫子夏孔門之高弟孟荀儒者之大成人之從之未足多恠若董相之出于西京馬南郡鄭司農之在東漢得遺經于煨燼之末起禮學于滅絕之後因訓詁以測聖人之意守章句以傳師承之習其視子夏孟子荀卿之徒遠矣然所在之地過於洙泗天下之士聞其名者莫不願得而師之贏糧而不以為勞跣

足而不能自己跋涉河山之險違棄桑梓之重束修而進者率用干計至以久次授業不得見其眉宇何哉意可言而言不足以盡意言可書而書不足以盡言也惟言與書自不能盡者則道術之傳雖資口耳方策而口耳之間方策之上終不足以得道術故誦詩讀書不若親其人質疑問難必資模範之益雖有聖人之才而師之道不可廢也雖然董相當景武之際黃老之習方熾刑名之俗未革馬鄭在漢中世之後世卿擅政閹寺用權而天下多事皆非尊儒重道清夷晏繁之時也此三君子者以道義私淑諸人尊高天下當是時士猶背流俗而獨行冒黨禁而不顧從而學之若是之盛使聖人在上儒術尊明進無壅遏之虞退無異端之蔽君子有卓然以德行道術當天下之選居宗師之地四海之士向風而影從竭蹶而輻湊宜有甚於兩漢之人趨董相馬鄭之門者恭惟國家藝祖以禹之盛德當天意而契人心揖遜雍容光受大寶太宗承之遂以儒雅潤色帝

業如成王之繼文武制禮作樂榆揚歌頌而生齒之類
不復目干戈而耳鈺鼓矣是後更五聖歷百有餘載而
道術益明儒者益粹光隆盛大由三代以來未有如今
日之至非兩漢之所擬議也先生居今之時昭然擁明
天子之休命完成均之長而當宗師之任則先生之德
義道術為何如矣四海之士仰而慕之又當何如矣某
不敏生也七年而誦書又七年而學為文又七年而應
科舉迨兩廩鄉書竊取名第二十有八歲每念處平治
之世身無運糧荷戈之役復幸父兄好善少得從事于
文學苟不能探幽索竒致遠圖大攀前修之高躅躡奔
逸之清塵真自棄也用是忘其愚且賤竊有意于道術
宗師之門心焉斯在仰跋墻仞積有日矣謹錄所業文
三卷古體詩一卷修藝見之禮俯伏仰俟進退之命

又

某聞君子有三樂富貴崇高之美不與存焉而得天下
英才教育之與存焉富貴崇高之美外也君子之三樂

內也富貴高之美利也君子之三樂義也君子樂其內
不樂其外樂于義不樂于利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者以
親云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者以德云也得天下
英才而教育之者以道云也凡出於親與德與道者皆
內也非外也皆義也非利也古之人體仁智之全德備
道術而傳之者得之身思推之於人行於國思有報於
君達於上思利澤於下得於今思傳載後世士有能此
四者則中心欣慕無窮得英才而教育之不獨善其身
而道推於人矣英才有成見道者衆時多可進之士而
有報于君矣羣材致用道化旁達政教修明而利澤覃
于下民矣英才相成浸以流遠道術不墜而傳載于後
世矣能成四事之美者又何以加于此哉是以有道之
君子莫不以是為至樂故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
孟子曰予之設科也來者不距教者之存心若此故學
者樂歸之百舍重趼忘跋涉之勞躡蹻擔簦輻千里之
遠伏惟先生長膠庠之官在京師之地不獨以是為存

心又以是為職業矣故天下之士尤指以為已歸某前
日不揆忘其踈愚之罪輒以拙文為贄叩墻奴以靳見
先生乃矜其所以來之意辱受名于典謁俾歷階升堂
瞻拜德表又辱賜觀其鄙文又辱溫顏撫存過言獎借
瑩若冰玉芬如椒蘭是何譎薄獲此異數退而思之似
容受教于門下欣榮積中不知手足與扞蹈交會然事
有莫可棄者雖中心慕義無窮未能脫然忘去不少為
之營置某家事甚卑偏親垂老桂薪玉食久或難繼甘
旨之奉時不可違勢未能久在此地親炙善誘輒不自
量願齒屬吏之末所異斗升以濟私計庶幾朝夕扣金
聲之鎗擬聆玉振之溫潤竊窺堂寢之奧沾華實之餘
滋使居明時不以無聞而有覲其雅無似肖固非天下
之英才不足以當先生教育之賜尚冀察其篤于道義
之意曲加矜憐而成就之

上侍從書

某聞古之人平成天地粒食生民捨耕投竿以說湯武

功德懋矣猶謂不若賡歌明良雍容廊廟贊舞干羽坐
格有苗又况操觚削牘屬辭比事修空言之文來乎雖
淵源溫雅淑若商偃名科于聖人之門猶在宰賜之後
不足以尚冉季而等淵騫矣故立德為上立功次之立
言又其次也雖然意非言不傳言非文不立文章之興
與天地並故序易之美則曰其辭文稱大夫之善則曰
登高能賦此言有取乎聖人也古之文章載在方冊至
于今不忘者若舜五子之歌禹皋陶之謨仲虺之誥伊
尹之訓箕子之洪範周召之詩書仲尼之春秋是也此
非聖人則皆大賢者咸有高明微妙深不可識之道其
次亦皆體純全精粹之德通乎天人而達乎理義兼衆
善而無適不至故其言簡而脩肆而法易直而旨遠多
方而無忤不期乎文而成章繁然若日月星辰之在乎
天蔚然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不雕不刻不施丹素經
萬世而不見其故此有德者之言也靈均以來士之殫
聰明畢思慮妙齡潛心放乎皓首以文為事而不知倦

者多矣至于融結二氣發為英榮混然天成小大具體
意新語工不蹈陳迹自成一家之言淳深溫雅之質內
凝而俊采雲興逸響玉振者千載之間數人而已在六
國則有若景差唐勒宋玉在西漢則有若賈傅董相司
馬遷相如揚子雲在東京則有若班叔皮孟堅馬融張
衡蔡中郎在鄴下則有若曹氏父子應劉陳阮在晉則
有若機雲張華左太冲在唐則有若燕許李杜韓退之
柳子厚其餘如邢盧顏謝江鮑徐庾之流未足班也可
謂盛矣然數君子者或以賦頌鳴或以歌詩顯或騰芳
于誥命或絕塵于書檄或敷揚條暢達于政理或清婉
詳實妙于紀傳兼善衆制者蓋未見矣而又屈原溺于
怨思宋玉蕩于荒淫子長雜而簡踈孟堅靡而辭費長
卿麗而用寡子雲約而未騁此皆辭林之雄者也然猶
未能無蔽脫于譏詆况其次哉文章之道臻其妙者未
易為力其不自量竊願從事于此然家貧無資日迫甘
旨之養務徇時俗以應科舉策名以來復為小官奔走

州縣塵勞萬狀庸得一意于文十餘年間雖鞅掌之隙
志力有餘未嘗一日自棄常恐鳴異律呂體悖繩繩不
足以入夔曠之聽揮朱弦而薦清廟合班垂之巧結重
屋而為明堂故勤跂師閱渴聞善誘每恨未能周旋四
國歷造乎宗匠之門會有所遇不敢不勉其自進也恭
惟某官閣下以純德雅望為時名卿文章之美宗王當
世士經鑿裁而獲品目者天下信其有得而士亦不自
疑其所為此某之私心所願登門墻望堂寢而聽緒言
之逸響也詩賦論若干篇謹繕寫贄麾下惟閣下矜其
進而與之人或謂某曰子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乎此
兩者皆不世之珍也舉以投人鮮不按劍者無因而至
前也子之所為果珠玉耳且有無因之虞苟非至珍吾
恐人之報子者不特按劍而已如是而進孰若已之為
愈也某應之曰不然某之所為雖未敢自比于明月夜
光之珍若所謂無因則非某之所虞也何者大君子之
門其所受者士之賢者也非以其有所因也所不與者

士之不肖者也非以其無所因也若有因則見與無因則見斥是以所因觀士而不問其人之賢否也何待吾先生長者之淺歟子亦不聞夫造父之相馬與匠石之度材乎造父登吳阪之上聞駮驥長鳴于盤車之下知其為天下之馬也脫而取之顯其用于當年達其名于後世是豈有所因哉直以其材之美也苟非駮驥雖使王良操羈織阿執勒方臯持策先後而譽之造父弗顧之矣匠石過曲轅之社見櫟木觀者如市弟子稱美匠石不顧遂行不輟是豈無所因哉直以其不材而棄之也苟有杞梓雖未及百圍之大觀者不如市弟子莫之稱匠石斯取之矣惟閣下發造父匠石之蘆而無駮按劍之迹某之幸也

又

某聞工人飭五材以作器木為梁棟玉為圭璋埴為陶冶爍為干將長短大小方圓平直必稱其物而宜于事時號善製而世資成式雖有班倭和兗之奇不能異其

所成者則亦以其斧斤利也繩墨定也規矩端也鈞範
正也劑量追琢皆有常職而不失其令也良士刮摩疵
癘攻飾各鄙裁節有餘補續不及革狂狷之偏介要中
和之令則因成性以達美材彬彬然備君子之文質使
華實高映于物表而流芳遠聞者蓋亦有如工人之所
資者焉不可不利也恭惟其官閣下生有淑質世濟其
美廣鶩文囿高步要津畜積在裏英華茂發士有聽鎗
縱之聲觀清潤之表被緒言之與可承一顧于餘光者

皆有以警聰明發思慮刺琢美實黼黻懿文脫身燕雀
之困追鴻鵠于千里故好善自力切磨不厭之士所願
叩麾節而不敢後也某不肖生七年而誦書出入州閭
游息庠序服師儒之善誘聞縉紳之緒言研極異同攷
驗今昔操觚削牘彫飾辭章幾二十年然後再塵鄉書
竊取名第從事以來雖棲遲勞役于塵泥坐冗之中十
餘年間未嘗一日自廢投隙開卷燃膏續晝庶幾覩作
者之蘊奧冀前修之萬一未棄天爵不見譏于子輿

之論每謂鄭璞非寶遼承未奇片言半字不敢通于宗匠之側由是題品未加吹噓弗逮日月云邁今四十歲矣此人生強力之時也過是則朽不可用天下有道羣材並鶩豈宜鄙犧象之青黃忌離苗于山上與澗松溝木待盡于寂寞之地哉謹錄平日所為會稽覽古詩一百有三篇雖為三卷詣門下塵獻非謂足以稱頌土風動回藻鑿聊以脩不腆之贄輒慕潔已之進者庶見與于數仞之門

又

某聞舜有甚盛之德善美兼覃后夔象之為作韶樂樂成奏之朝廷則羣后德遜奏之宗廟則祖考來格笙鏞鏞間發而鳥獸率舞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其遺聲行于有餘載至孔子時久矣一聞於齊三月不知肉味其為美可勝言耶然禹稷臯陶之徒曾不聞有稱贊之辭感嘆之聲者非不知其美也習以聖人之事為常也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文武增宮徵之變以極聲律鄴嶧

陽之特幹索徐籥之屬絲期曠聽之妙極其用奉郊丘
薦清廟召感陰陽鼓舞和氣格異物於幽渺導心術之
潛機其器用切於鍾鼓管磬遠矣至使君子無故不徹
其為樂可勝言耶然昭文靖節之徒或去弦而弗施或
雖施而弗鼓者非不樂其聲也慕以大音之全為貴也
夫心飽盛德耳飫和聲則簫韶雖美而不復稱述叩商
而遺宮得律而喪呂則弦聲雖樂而忘之以求其全此
今昔之常情天下之達理也豈惟聲器之若是言語亦

有之謾者不可不知也昔之人進見于尊上者必有物
以為贄贄至也執之以至者也或曰贄致也致其所能
於上者也故公侯以圭子男以璧公之孤附庸之君與
諸侯之世子以帛卿以羔大夫以鴈士以雉書所謂五
玉三帛二生一死者是也物贄之禮不行于時久矣人
或為之則矯激而近名近世進見于公卿大夫者往往
以文為贄或搜撫經傳援古驗今以示其識習或論次
德猷紀載事業以極其稱頌或摘英吐奇以來售或含

金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淒如恨而自憐人情萬狀難徧以一二舉也要之動有
攸趣無或妄作則善矣若某之所宜執於門下者摘英
吐竒則未敢含淒如恨則無之惟當搜撫經傳援古驗
今論次德猷紀載事業而已然念經傳之微言今昔之
事變則閣下飽聞飲見者也其復言之得無熟爛而不
足采乎是猶鼓韶樂于禹稷臯陶之前雖美而不在所
述斯既不可以為己若德猷之高明事業之宏大又非
單見淺聞之士所能窺測而形容者也某則言之得無
識其近不見其遠知其一不知其二踈濶崖畧而不能
備悉乎是猶論弦聲于昭文靖節之前雖樂而不如兩
忘也故又不敢謹錄所為雜文一十八篇賦一首古詩
一十五首為一帙以備覽見之禮并序其說以進伏惟
少加矜察如賜觀焉幸甚幸甚

上宰相書

某聞志意內修信道自得指天爵為良貴視金朱如浮
雲之士有時乎以貧賤為耻者則以居乎有道之世也

夫有道之世聖人在上明哲為輔求治如不及好賢如或遺夢想異人而渴聞讜議思與一世之士同底其治以利澤天下雖片言可與一言有童遠在千里之外介居巖穴之陋必旁搜四引羅絡而成之又况通邑大都之間宏深魁博之才乎含英負竒特達懷寶之士不吝聲采發越于外而有接乎聞見之表者朝至則慕取之矣暮至則朝取之矣必不使之輒有遺逸于下者士于是時而不免夫貧且賤焉則是言之可揚行非所紀道術戾僻文采寂寥無以當君相之意而不足與乎掇拾陶鑄之地矣故君子以是為耻然則君子非耻夫困衡葦之顛賴望軒冕之邈如亦耻夫道不足而才無可資宜棄置于明時耳恭惟方今資盛德積累之後陶神化薰沐之成協氣歡聲充塞四表清明熙泰天下謚如聖人明目達聰虚心于上相公覃忠竭誠秉鈞于朝多士有造而濟濟羣賢連茹而彙征舍今日而論有道之時則無時矣士生于茲而名實不載于高華文采不表于

當世與有生者碌碌乎塵土之下待盡而已是真可耻也夫鸞鳳之音和中律呂故聖人以為瑞蘭蕙之芳貴為國香故君子以比德使和音不鳴貴香不發則丹穴女牀之兩野禽深林窮谷之一微草耳尚何以知其為瑞而比德哉士有銷聲匿采自晦於礦璞之內使君相不及知者亦若此而已矣雖遇有道之世惡能脫乎貧賤而逃君子之所耻哉故偏介一曲之節踈通之士不為也某生七年而誦書又七年而學文又七年而應科舉迨乎兩塵鄉書叨竊名第二十有八年矣從事以來知信道修業恪居官守而已不知其他也十有餘年事業無所成名聞不加遠今四十歲矣齒髮將改有向乎遲暮矣誠懼為丹穴女牀之野禽深林窮谷之微草與烏鳶宿莽同盡于寂寞無人之境而仰負休明俯愧往哲輒取舊所為文錄其可者若干篇離為四卷合為一帙謹捧詣鈞屏塵獻如狂斐之氣不可翦裁訶而譴之俾知其罪亦其分也或姑在所可辱賜觀焉幸甚

上司業書

某聞觀水者濫觴于岷山濯蘭于澧浦汎九派滙五湖沿泗而東浮游千里之外雖纜舟扶桑弄影日窟不自謂其達于滄溟也第見汪洋浩瀚天光四垂淼然無涯與曩昔歷覽之地殊壤異態耳得海若而問之然後知其為東海仰而視之則兩曜如跳丸東西升沈近在左右三山如浮萍合散萬里不異咫尺于是駕長風躡巨浪徜徉自得始覺所見之大觀山者登降于徂徠周列于蒙羽歷梁父越原闕畏足羸糧躋攀万仞之上雖疊迹雲封曳裾日觀不自謂其陟于岱宗也第見衆山迤邐環視無對杳然特出計他日登臨之勝未有盛于此耳見天孫而問之然後知其為泰山遠而望之則天下幅幘表裏可視如在指掌近而察之則洪河之流曲直千里無異縈帶于是聆天鷄覽日馭徘徊縱觀始覺所至之高講道之士閱習禮樂敷明詩書澄源清流潤色華藻雖質的孔姬晞迹顏冉敢自謂其無叛于道乎敢

自謂其果造于深乎必得宗師之言指而告之然後可
以無憾而自信也伏惟司業先生在尊儒隆道之世以
德行術業受明天子之體命越諸侯而執成均之政此
士類之海若儒林之天孫也慕聖人之門墻趨道術而
馳騫者所宜宿春晨駕求先至于前列而審聞緒言之
逸響焉其不敏願從事于儒林者有年矣竊慕先生之
高義思預前列而求緒言之益用是不自知其愚且賤
而勢在所距也輒自飾以幸獲進于門下謹錄所業雜
文二卷近體詩一卷塵次左右非敢以為文也以儉斲
見之贄也伏惟秉規矩之大器無棄曲木體醫門之洪
濟不屑病者某之幸也黷冒台嚴伏增恐懼

又

某嘗讀前史見昔之人有欲觀秘府書干上官求補其
職而得之者竊有疑焉夫職位朝廷之公器也設之所
以待能者濟公家之事也非為人便私計者也觀書一
人之私欲也得之不過資學術便其人之私欲也非為

朝廷集公事者也干公器以濟私欲在下者不可求在上者不可與求者不得為義與者不得為忠此苟有識者不為也然一求之而不顧一與之而不疑何哉以為寡廉鮮耻而不知義歟則求之者非寡廉鮮耻而不知義者也以為忘公殉私而不忠于上歟則與之者又非忘公殉私而不忠于上者也于是掩卷而思之則蓋有說焉夫職位誠朝廷之公器也觀書誠一人之私計也用公器者誠不可以便人之私計濟私計者誠不可以

干上之公器然在下者度己之材足以修是職而無曠因求之以濟其所欲若是者雖以私計而干上之公器未為不義也在上者觀其人之能足以任是官而無疑因舉之以徇其所求若是者雖以公器便人之私計未為不忠也故古之人為之不疑行之不顧而前史亦不以為非是其前日竊不自量輒以鄙文修贄見之禮于門下資翰困之蟠木挾無因而至前進退請張方懼訶詆先生不聞其鄙陋姑與其潔而以禮進之既辱受名

于典謁使獲瞻望函文又辱賜觀拙文委曲卷舒若可
 來者俯玉潤之溫姿吐蘭芳之逸韶猥加存顧過與稱
 揚榮幸之賜所得多矣又辱申以尺牘委以教誨真蹟
 飛動溫言過勤伏讀再三感激無已退惟虛薄辱此異
 數似容踈賤可在承教之列欣榮內切不知食寢之可
 味而安也輒自忘狂易之罪願獲齒于屬官之末庶幾
 可以久依門墻終承教育之賜昔人求觀秘府之書者
 其事與某頗相類故敢誦此為說伏惟少加矜察幸甚

幸甚

上顧侍郎書

按宋史顧臨傳臨字子敦會稽人元祐二年拜天章閣待制歷龍圖

閣學士而未言其為侍郎然鎮書有云曩歲先生以鄉里之故不鄙其不肖則顧侍郎當即臨也

某嘗聞山徑不用而高子茅塞紛華在自而子夏心戰
 其無高卜之才而用其事其能底于無悔乎故夙夜循
 省以刺飾而不敢自棄曩歲先生以鄉里之故不鄙其
 不肖許承教于門下當是時雖天機淺微識用不敏未

能升堂入室鑽仰堅高既其文而食其實至于朝夕與諸生並進而式瞻儀形親承音旨與夫索居獨學誦詩讀書以求古之人者不可同年而語已違離以來二紀于茲雖翻經費序之間從事郡縣之際乃心道術莫敢或止然未知果能不習于異端之習乎果能少進于聖人之道乎朝夕思念此馬是慮今調官小宰至輦轂下幸未獲伸由鼓瑟之譏樂予舖啜之誚復容進拜于座側是終可以親承善誘也謹錄所為雜文一十二篇離為四卷古律歌詩三十首合為一卷詣門下塵獻或文昌銓總之餘華光論道之際時賜觀覽察其語言之當否被以玉音俾知所去守豈勝幸甚

上中書孫舍人書

按孫舍人以狀及序考之蓋孫覺也而宋史亦不言覺為

中書舍人

其聞四海之內形肖天地智靈萬物冠巾而履屨并飲而田食皆男子也或負擔而不足或乘軒而有餘者則有得乎道與否也德義中積容服外脩訓典謨以飾辭

稽聖賢而行已有道之士也或雍容於廊廟或顛顛於山林者則有遭乎時與否也堯舜在上五臣為輔虛聰明之耳目闢四門以招延可進之時也或飛英而彙征或寂寞而不賞者則有知乎人與否也白黑洞明清濁區別敷逮下之高義懷推轂之虚心賞鑒之地也或尋尺而見收或特達而不錄者則有示乎人與否也故士生則貴有道以自立道得于此則思始明時而進達之會逢休明適與志合必長鳴濶步發摠蘊積使微文逸響有及乎先進之耳目以幸賞鑒可也惡得坐觀事會興歎後時固若匏瓜繫而不食貽笑智者取譏聖人乎其不敏不敢自以為有道者也然生七歲而誦書十四歲而學文二十一歲而應科舉方儒文鼎盛多士如林偶于是時再玷鄉版預籍春官趨明庭奉大對雖不能取先夷等冠出英躔亦于衆人之間叨竊名第則前聖之道術先王之餘緒嘗與聞其畧矣干戈鉦鼓之事不及于耳目饋運畚築之勞不役于支體連裾棘圍共談

王道者往往延登表著翔泳清切則休明之時莫如于今日矣閣下以術業儒雅操履端方挺然立朝光被眷注而從容侍從之貴則賞鑒之地莫過于門下矣某從事以來知守道自將服勤職業而已不知其他也匿采以內裕銷聲而不鳴十有餘年希不為聖人之所譏智者之所笑今四十歲矣誠慎視明時而自棄違藻鑒而背時沒世不稱終懷有道之耻昔之未達乎在位之前者多矣或收器而從使者或掃門以要舍人堂下自卑夜半先至其勤甚矣然猶為之而不憚者不敢即安也如某即不然曩在仙里嘗聞緒言比伏高閣尚辱紀姓字進謁之際曾無昔人之勤矣如是而不知修禮容望牆仞以蘄題品之賜是真可譏笑者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篇塵汙几席如賜觀覽借之片言假以光采華袞之榮何足示喻黷浼台嚴伏增愧畏

上陸侍郎書

按宋史陸佃傳佃字農師山陰人哲宗時遷吏部侍郎鎮書中有居

同其邑云云蓋佃與鎮皆山陰人也

某聞篤志之士期乎有聞不以早暮自棄宗匠之門受
所可教不以先後為間此兩者非勢所然道固爾耳昔
人名儒願德有恨不得與之並時而生者幸而並時以
生有恨不得邇其邑里者幸而邇其邑里有恨不得瞻
望威儀親聆音響者故有誦遺編於千百年之下而追
想其風槩於千百年之上者有去丘墓遠父母羸糧裹
足百舍重趼從之于數千里之外者有因其門人久次
受業彌年累月而不得一覘其眉宇者昔之人可謂勤

矣若某之望先生之門則不然生同其時其歲月之先
後無十年之間居同其邑其道路之往來無一里之遠
當先生叅貳春官衡石多士某復得奏薄技當藻鑿遂
預門下諸生之選然而二十年南北東西竟未嘗叩金
玉之玲瓏被黼黻之藻飾世言飲啄之微必有陰隲豈
獲宗工之緒餘聞妙道之奧蘊自有期會斷非偶然耶
抑天假歲月俾有所養異其誠慮開明有以受至人之
言耶何獲見之早而受教之晚也今某受牒湖外偶未

整裝幸會台旆出撫江左載迂麾節歸省親庭和易雍容交際即黨難得易失殆謂此時輒書所懷俯伏每况雜文六篇古詩一十首以脩贄見之禮塵瀆台嚴伏深惶恐

上越帥蔡侍郎書

按宋史蔡卞傳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知宣

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書稱知府鈐轄侍郎待制閣下正指其知越州時也

其聞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一者何德全而幾于道者也故天之高也地之大也鬼神之神也帝王之尊也山谷之無情也萬物之微渺也咸以得一為貴也此可以與達人言未易為曲士談也

古之人出而有為乘用權勢以名實為尚而樂之者君子謂之朝廷之士未以為有道者也處以自牧憔悴枯槁放乎高邁而不返者君子謂之山林之士未以為有道者也不出不處浮沈俯仰于流俗人之間進以富貴為非退不適于隱約者君子謂之塗巷之士未以為有

道者也何則尚名實而樂之者得喪之際未能浩然欣
戚兼遣方且殘生傷性俯徇外物使軒冕之榮適為身
之羈縻而不可脫矣果有道也豈欣戚於得喪之際哉
豈殘生傷性以徇于外物哉豈使物之來如寄者羈
絀其身哉此必不然也故朝廷之士未可以為有道放
乎高邁而不返者顧天下如泥塗冰炭之不可處顧其
民如魑魅虺蜴之不可與居方且銷聲匿響耽樂于無
人之境使泉石之幽適為常性之膏肓而莫之治矣果
有道也豈以天下為不可處哉豈以其民為不可與居
哉豈必銷聲匿響于無人之境哉豈以耳目之所賞自
病其心哉此又必不然也故山林之士未可以為有道
進以富貴為非退不適于隱約者傲可為之時忽可避
之世大不足以兼善天下小無以自全其身罔然與橫
目之民並生而俱化果有道也豈視可為而傲之哉豈
見可避而忽之哉豈無以兼善而自全哉豈碌碌不異
于凡民哉此又必不然也故塗巷之士未可以為有道

偏于顯者既未之得介于隱者又已失之不隱不顯者若其為近而去之益遠然則道果不可以小成一果不可以一端盡故鵬鷃質差于小大夫知道遙之遊達人倫至妙之微中道與二邊俱棄道之體一道之用果何如哉古之真有道者其應如籥體至虛而動之愈出其默如淵名九變而性源常湛事與時會則乘軒服冕馳騫乎名實之地而心之虛無恬淡自若也世未我與則漱泉枕石笑傲乎寂寞之濱而君親民物之念未忘也俗士之羈紲不得累其身介士之膏肓不得痼其性若人者不出則已出則以道德之緒餘利澤天下與夫叨勢利嗜聲名假尊主庇民之迹以濟利慾者不可同年而語矣恭惟知府鈐轄侍郎待制閣下資高世之才達妙道之蘊當天下有道明良相資寄身軒冕之間而心潛寥廓之外如靈犀居塵了然不染良玉堅白因時成器方且以柱史之高情援孔顏之道術博稷契伊周之事業指畫于談笑之間股肱之上相成二帝之純德亮

湯武之令猷挈一世之人躋之仁壽之域其資用偉矣
今則韜光斂鐸臨照千里剗裁一郡之事雖批郤導窾
未勞芒刃而受其賜者蓋已獲不貲之厚矣其不佞夙
聞盛德之美竊高閣下之義為日久矣欣鄉人之幸會
榮瞻拜之可圖敢以謏聞冥邈大道誦達人之梗概備
登門之禮以蘄進于麾節之下若夫英才碩學冠冕俊
造鼓吹文場純德雅望簡在帝心光華邦國愷悌之政
為民師帥表儀列郡此閣下之餘事人之所稔聞熟見
者也其亦尚何言哉干冒台嚴下情惓慄

上發運蔣龍圖書

某嘗聞昔牛僧孺至京師寄國門之外首挾所為文見
韓退之皇甫湜二公可之然後敢入當是時國家豈無
科舉可以自奮文章豈無公議可以自信然而若是之
自勤者何也蘅葦之士為善倍人而功纔半之非得所
託則不足以見於當年而傳之後世故士以修身為易
聞道為難聞道為易立功為難伯夷求仁於西山展季

直道乎東國微孔子則餓夫與絀臣已何清和之有彼
皆聖人也而猶若是則其修潔之士不遇賞識而卒乎
無聞者可勝道哉此昔之人所以有附青雲之談也某
海隅鄙人世非儒雅偶去賦畝以士易農周旋學校間
二十餘年得從先生長者之後誦往聖之遺訓講先民
之行事管窺蠡測庶幾大道之萬一以無忝其所生分
際之外非志所在而詭情矯激者亦羞為之故舉世皆
進不敢苟退衆人皆仕不敢獨已乃兩竊御書遂塵吏
版然策命以來六年於茲碌碌塵土之間無以異於俗
人者夫學先王之道居有道之世而無以異於俗人安
在其學先王之道術莫善於儒而某既已知為儒矣非
術之未善也然而若此者豈為未至耶將無所託而不
足以自見耶夫沒世而名不稱君子疾之甘受其疾而
不以為意者某之所不敢又况有大人於此不以勢貴
格人不以道隆絕物推轂後進樂育英才門牆宏敞無
元禮之峻寸長片善皆得銜粥其下而辱題獎之賜此

夙夜之所仰望而思見者也是用飾鄙陋之容于下執事以俟命馬尚在所進願被一言之教庶依末光沾餘潤而少見於世如其朽木糞墻不可彫飾便當習邵平之蔬追成之事與農夫老圃從事乎東臯之上不敢有望於明時矣惟執事少加意而矜察焉謹錄其所為詩論合若干篇以獻伏惟台慈特賜省覽幸甚幸甚

上溫守劉大夫書

某嘗謂昔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而柳下惠終身不去

魯國者所遇之時異也仲尼遜言以自保而孟子傲睨齊梁之君者所居之地不同也故時異則事異地殊則行殊君子非期於不同趨乎是而已矣何則時異而襲其事功必敗地殊而循其行身必辱智明照乎事變而通達適於機會者豈為敗功辱身之事哉此古之人所以論世而友士也夫兩京以數路取士而察舉為盛功業濟於當年貴名列於簡書者多由此途出後世雖或更張不能外其大體國家因之以網羅天下之士其權

一切委於州郡與憲臺漕府之使士於此時在流品者必見保任然後得以叙進無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之勢矣然其事有與兩京不同者士不可不知何者兩京之時憲臺漕府之事則在部刺史與二千石郡皆久於其職而不數改易足以習知所治之人物州郡之吏由上佐以下率皆守刺之所召置非經明行修潔身習事有聞於世者不在其列故上之人不勞而可以周知屬吏之才否而進退之下之人不待銜嚮而寸長片善皆自見於上今日州郡之上官與下吏率三歲一易先往後來參差不齊其間二年在臨統之內者無幾復東西南北之人雲聚瓦合曾未識其面目况所謂素行之修否與才術之短長者乎此事之與兩京不同者也居今之時栖遲下僚乃欲退藏於密不自少見其文采與碌碌之徒並首而趨事希蹤兩京之士以求聞於世何異膠柱而調瑟刻舟以求劍雖有曾史之行而在孔孟之前亦末如之何矣某不肖備員下局獲在屬吏之列

者暮年于茲幸無大過前日忘其踈拙輒肆狂簡形于
詠歌上瀆聽覽非敢謂之有文自鬻以干進庶幾適時
變之宜而不為固陋之事倘在所賞俾出門下豈勝幸
甚謹書所以自達專人詣麾下陳獻

再上溫守劉大夫書

某嘗謂采和氏者必即乎山探驪領者必游諸淵山岳
壇曼施靡徧衍宇內巖壑修迥谷衍雜萎林木苞積翳
蒼藹昧淵泉綿邈寥廓託幽依遠厓溪岨崎嶇辟岌削

淺深靡度澄湛窈冥人能審珠玉之所在求而必獲者
有諸內而形諸外察其表而識其裏也何者玉果韞焉
必有瑞氣發於昧爽之交皜皜乎如白虹上屬於天珠
誠生焉必有圓折見於清澈之上環環乎如轉規下動
於淵仰觀晁采俯察旋洄則琬琰可得而夜光必致士
之致身涉世必依藉上官見稱大人而後有獲而上官
大人勢貴之高明威嚴之雄毅非直山林淵泉之比不
察其內而櫻其外殆有甚乎緣木索魚指燕求楚者矣

此事之所宜審動之所當慎者也其持朴素不雕之質
寄寂寞冗長之地雖攬菊餘芳漱味溢流三年于茲為
日已久然自始至大府一拜清塵爾後羈制文墨未省
瞻望旌榮非有黼黻之文玲瓏之聲以悅目傾耳感移
心意而閣下迺寬其銜轡俾追曠弛又嘗以不肖之姓
名措齒牙間似其所以為瑞氣圓折者多矣然連城之
寶猶韞照車之華未瞻宣仙靈躊躇靳固珍物殆饒抗
啓之勤有所未加耳拱默夷視恐乖昔人必割之訓而
貽農夫自安之譏輒用冒昧浼干下執

再上顧侍郎

某嘗謂孔子定書不遺秦誓子長修傳兼載刺客聖人
尚義則片善必收良史愛奇則一介咸取是以旌別之
法著沮勸之功茂洪規遺矩其來舊矣命世之士用為
已任恭惟侍郎先生以開明之資濟淵源之學振黃鐘
大呂之音律同以為準萃玄纁黼黻之文采辨以為正
片言與奪百世弗疑素風幽芳有異褒採想先生當亦

以是為任其鄉有處士趙君萬宗在至德祥符間養高丘園不求聞達道行於宗族化及於鄉黨清標峻峙德名流聞太守夏官外郎康公戡表薦於朝其辭畧曰趙萬宗年六十二潔而能峻直哉惟和雜居丘園之中獨行鄉曲之譽論其德行則可以訓俗富其文辭則可以教人而能息心榮祿委迹衡茅若招以弓旌賁之束帛非止懦夫立素抑亦廉士歸風和而不舉則臣獲蔽善之譏舉而無徵則臣負欺天之戾鶴書雖下素心不回

求為羽人長揖清世會稽之士賀公以來一人而已然伯道雖賢系嗣弗立遺風陳迹與日俱遊將無以傳無窮示來世輒以狂斐序列終始勒成私傳非敢以述作為功蓋獨詳其事實也俚言野語恐不足垂信於後願以其人求蓋餘論况逸民隱操振古所欽處士先生甲令攸重倘辱稱贊豈特秦穆改過曹沫劫盟之比哉則先生尚義愛奇過仲尼子長遠矣謹錄其所為傳及鄉閭先達詩為別卷上呈伏惟少賜顧視遂此下懇不勝

幸甚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三

宋 華鎮 撰

書十九首

上道守董大夫書

按宋史董必傳舒亶守荆南起邊事必與之謀亶卒必加

龍圖閣往代乃城通道等六若此稱道守當即必也

某嘗謂昔之人即物以觀文因文而索實會致道術采
擷其真取諸外以自牧使良心不喪而正氣有養身加
修而行成善無遺而德日進資之既博積之富矣則乘

時而從事推其餘以成濟民物故心之所營皆經世之業行之所施皆曩時之學雖有長才不越職以自盡雖有盛德不曠官以為高夫子聖人也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故天下皆有用之才在位多可書之功後世則不然學以為人仕以為己平居之所取者既其文未既其實溺于博不會于心前聖之美意不得其傳固有之常性無所養而彫喪出而從任大者取貴小者為貧拙者守古而不可售故害于事巧者殉物而不知守故害于義卑官冗職指為托宿假途之地苟且歲月以希進例不以其事為事尚何有本道以推庇于民物哉故特立之士鮮得而官事之成弗迨于古某不敏幼承義方之訓得從搢紳先生遊預聞前言往行雖碌碌之地不足以言道竊不自量嘗思盡智畢慮隨其職以致所習然念志則美矣其為或踈非遇高明之鑒閱達之度識照于上優容而養成之區區之心未易自效伏惟知郡大夫閣下術業貫

古聰明自成厚德兼容朗鑒旁達天下之士願依後塵
而托末光某備員小官獲在麾下輒誦所習謹詣堦墀
塵獻

上道守曾大夫書

某聞傳曰天下有道則見又曰邦有道則仕又曰邦有
道貧且賤焉耻也何者昔之人世道相得時可以則非
特不自竄於寂寞之濱方且危言危行張皇禮義使有
見于世非特言行禮義有見於世而已方且委贄受爵

服勞從事效智力以成天下之務非特下之人肯委贄
而從事上之人亦有術以致天下之士苟有所宜咸在
任使惟其非材然後困于貧賤故有道之世士以貧賤
為耻某居可見之世挾可仕之資幼之所學長而肆之
偶當有司之程式烏能傲明主之祿爵自放于長林豐
草之間甘昔人之所耻乎然筋駑節緩羽翮勿強不能
高舉濶步度越夷等而困于碌碌每念聽訟折獄古之
所難出納之吝今未為易法制律令條目多而文微輕

重淺深常在一字頑民匿情挾偽僥倖一切機變百態
橫出黠吏高下其手依倚以射利金穀繒帛寒可以衣
饑可以食輸者求少而受者願多人有覬覦之心而主
守勿靳簿書叢委則欺妄還至朱墨之用適為盜資耳
目之察智力之用容有不至又學古信書不熟世故意
之所不怪謂人亦然直行肆言不復顧慮自涉世接物
鮮偶多迂每思挂冠東門拾穗南畝要自適於野性以
全其真而私計有未便者未可驟爾嗟乎挾此具以遊
于世則已殆矣又况竊祿盛時分曹郡守乎非上之人
明照物表寬能有容錄其所存不鄙其短殆非可以無
悔恭惟知府大人閣下孔門德裔公族華胄生服名教
克世其美剖符爰來為此師帥聰明駿發威德並用千
里之內方受其賜某竊幸備員掾屬託此節下敢誦所
聞以修贄見之禮常思古之人顯晦之間不忘其本前
史以為美談謹錄平日所為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隨
此塵獻非獨竊取鍾儀莊舄之義抑亦車塵馬足平昔

宴遊之地干浼嚴威伏深惶恐

上湖南運使程大卿書

某竊惟協風時雨遲日清露散潤融怡以申勾發萌出
潛起蟄者天地之柔仁氣也天地之德也疾風震電飛
霜積雪鼓動肅殺以驅闢隱滯斂成華實者天地之剛
義氣也天地之威也一仁一義時柔時剛威德相輔不
執于一故萬物成而天地之道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然先春而後秋好生而惡殺搖落之日萬物權輿炎
威如焚則時清風朔氣栗烈則晝有愛日冲和之德歸
于仁厚故能兼燾並載無棄于物屈伸往來變化不息
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天人一氣也三極
一道也君子善否不分好惡無用務為含容和裕者可
謂仁矣然常失之不武而難以濟功直指曲直深計利
害秋毫之微不假于物者可謂義矣然常失之剡核而
未冥于道惟明照諸理恕通于人情偽是非在物必得
卷舒施舍依乎仁厚用之詳而無遺當而有禮乃能體

冲和之德而不詭于天地之道故至之者鮮而今昔貴
之伏惟運使大卿閣下以高才雅望膺名世之妙選入
恭府寺出分使寄秉金穀之權當一路之重寬以待物
簡以從事不動聲色終日温然而百吏赴功列郡就緒
此人之所鮮能而德之所可貴者也某備員小官幸預
屬吏之末可得望清塵而覘餘光熏沐高明之緒輒誦
管見并擇舊所為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繕寫詣節下
塵獻蕪音累句非敢以為詩也姑慕鍾儀楚奏莊舄越
吟稱道士風庶幾未忘其本也

又

某聞昔晏平仲遇越石父于途知其賢脫乘車之馬而
贖之與之同載而歸至舍不辭而入石父請絕夫見贖
之德甚厚不辭之失未大石父輕忘厚德而重責苛禮
君子賢晏子而不以石父為無狀者謂士之待知己者
詳也某之在閣下之門非姻婭之餘非故舊之末非鄉
黨之近又非素所承教文席之間者一日與牒偕來為

部下吏片言隻字聊記姓名驟蒙品題指為令器雖遠在數百里之外被以辟書引為台屬撥去目前之英俊斷而勿問不可謂不知己矣心有所欲言寧言而勿售難自外而不盡縱某之不肖未敢以石父自處寧不以晏子待閭下乎伏惟少迂聰明使畧叙其說夫求薦達者大則近名其次近利名利之際君子鄙之然下之人不以是為嫌而不求上之人不以是為鄙而不與何則以道故也以賢故也某之求者其說有三而皆未近于名利之際何嫌而不言夫大人之門士所願及麾節所在天下想望不獨湖湘數郡之士某近在左右而不知求于門下是不敏也傾蓋之間有蒙任舉親被禮辟了然獨遺人其謂何自致疑貳是不智也偏親戴白年在喜懼倚門之心視日如年漂泊數千里之外安其目前不圖分寸以報罔極之德是不仁也迫此三者尚當默然于知己之前乎某新被辟書復干薦牘其求無已有越石父之為故引其說以自達伏惟矜憐特賜收采幸

甚幸甚

上湖南張運判書

某嘗聞培塿無松柏之材蛟龍非池中之物衰微之世
乏非常之士非常之士不汨于常人之選昔者世道陵
遲彛倫勿叙金玉之質困於無作聰明勿開而與瓦礫
同盡成才純德養高全身遠引于深閤之地而不以物
自累當是雲梯要津往往一介之所能及故郭隗登黃
金之臺陸玩踐鼎鉉之任至乎聖人繼作道隆而化成
異人並生茅茹彙進四海之內賢人衆多肅肅兔罝可
以為公侯之用而况于在位乎當是時龍騰鳳翰超絕
塵軌被特達之命居不次之選者咸有高才碩德所能
自致故周召之徒貴極當年而名載後世國家七聖相
繼神化方行百有餘年鈺鼓不聞而天下惟俎豆之習
薰陶涵養漸磨淬礪仁義淪于骨髓文藝熟于耳目風
俗之美不異于成周之盛時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方今之時信乎其為濟濟矣君子非有大過于人者惡

能自奮于高明哉伏惟運判大夫閣下識照疏通資術
閱達量極溟海氣干虹霓入踐諫垣出分使寄坐取貴
士不以累日度越夷等平步高華天下之人想望風采
某備員小吏獲在部封得瞻拜堦墀稟聽教令輒誦管
見詣節下塵獻

又

某嘗聞漢高帝之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如海內兮
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言天下難已平為之者

不可以乏士也又聞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此言明時少而暗時多君子
從事不可緩也何則內有百官之富外有四海之大上
之則經綸變理道術之微妙陰陽之變化待焉下之則
形名度数有司之所守者一不可廢雖有堯舜之聖其
心智思慮股肱耳目之力不能徧為其所當為必得天
下之士因其材而任使之然後無曠故明主以是為先
務而急于得賢誦先王之言傳聖人之道者俯仰傲睨

自造于丘壑畎隴之間與鹿豕同盡孰若腰金鳴玉揖
遜朝廷之上使斯民沾沐其緒餘然而非治世不能用
也唐虞而上書傳所畧無得而言已夏后氏以來可述
焉三代之盛幾二千載可為之時六七君而已紹周之
後莫盛于漢唐七百年間惟文景武宣建武永平貞觀
開元之際是為平治而未足以比隆三代也自昔明時
何其鮮歟故君子競之伊尹幡然于莘野甯生叩角于
齊郊斷非偶然蓋有為矣今天下為一明聖當陽率堯
舜之道而經湯武寸短尺長咸在器使網絡四海蒐其
英髦近則執政侍從之官以科目薦賢遠則部使者郡
二千石以察舉貢士此昔之懷竒抱術之人思望于千
百年間而不可得見之會也其可失乎某幸生斯時粗
聞先王之道齒髮未變筋骨方強駕蹇之材庶足驅策
備員部吏既數月矣賴寬厚之庇尚無過尤閣下以高
才雅望簡在宸慮銜命分台總一路之重實司貢士之
權某于此時乃蒙賞識引置左右得朝夕瞻望餘光在

其所求不可以走越之南燕之北可也惟當俯伏門下而俟命焉伏惟矜憐特賜采錄無使歲晚抱遺恨于盛時幸甚幸甚

上湖南運使書

某聞古人有言荆山之下以玉抵鵠非惡玉而不知貴為其多而輕用之也抵鵠以玉則夫取之以為璣衡圭璧環珮瑄磬所以占稽天象鎮撫邦國表異容服薦和郊廟為人主治天下之大用者非連城垂棘之美不在

此選已恭惟熙寧元豐之際盛德在上真儒為輔異人並出多士濟濟竒偉特達充物朝廷何啻荆山之下當是時明公春秋方壯擁使者之車摠神州之重非有脫穎之才逸羣絕倫見賞于君相宜適于時用則何以跨越等夷平據要津用能風采駿發名實時茂眷注攸在士論歸重真當世之竒才一時之偉人已好善之時莫不想瞻威儀而聽教令言動之際期有所獲以發蒙礪鈍成所未成某雖不敏幼蒙義方竊嘗有意乎為善之

益營祿湖外幸會旌旆之來曾不離于戶庭而旦暮預
聞緒言瞻仰行事親炙之地孰越于此與夫贏糧裹足
躡屩擔簦歷千里之遠嘗重趼之勞者不可同日而語
矣敢不祇誦所得蘄見于節下拙詩一編以脩禮贄蕪
陋褊迫塵浼威重伏深愧汗

上湖南提刑安學士書

某聞舜有天下舉才子十有六族以自輔而天下治臯
陶才子之一也傳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在舜之
特以舉臯陶云者以其賢之大者云也臯陶之賢在十
六族為尤故智足以為帝謨與大禹之言並存言足以
賡帝之歌雖稷契之徒不與禹辭天下獨稱其為黎民
所懷臯陶之賢大矣命九官而使之為士者慎重于用
刑也以臯陶之賢而為士猶戒之曰惟明堯允舜之用
刑可謂慎且重矣蓋受命當極子養生齒者其德天合
而中心好生先春而後秋尊陽而抑陰斂藏肅殺之氣
時以成歲而不主于用者天之行也故聖人佚之以致

其庶予之以致其富漸摩誘掖達之仁厚壽考而後已
頑嚚不悛寇賊奸宄越明教而敗善良者然後從而刑
之猶謂文密而易深情微而難得曲直或遺則輕重誅
釋之施不稱其物而民失其平故尤慎重而不忽自有
虞氏以來世選其任而高華茂實代有作者在成周則
蘓公表於前呂侯訓于後在漢唐則釋之振持守之譽
戴胄著平允之績國家明德慎罰尤致其詳省有司寇
寺有大理欽恤之意已盡而猶以為未自圻輔達于海

隅復分設憲臺董司綱領長才偉望著有成績之君子
乃在其選公卿侍從清切之地須才則此焉是取朝廷
所重故播紳貴之伏惟提刑學士閣下挺兼人之資濟
世德之美夙登英毅歷踐榮途言用有成選寄攸在入
叅天府出揚使命天下之士想見風采某備員小吏獲
隸部封得瞻拜堦墀稟聽教令輒誦管見詣節下塵獻
上湖南運使何少卿書

某竊觀自昔分朝廷耳目之寄摠一路之紀綱維制郡

國導合中外以成一家之治者皆當時偉人乃在此選受命之日登車攬轡則莫不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其摧奸扶弱因革興廢必在大體小節末度往往置而勿問故風力如霜千里歛肅德侔冬日善人好慕磊落之效照映當年貴名書于竹帛雖千載而芬芳彌新今國家析天下為數路設使臺而鑒統之雖以金穀為名其所以委而任之者非直轉輸而已一路之內政事之修否可論也風俗之厚薄可觀也官吏之賢鄙可察也人才之遺逸可收也自郡太守而達于民使者之權行焉任寄已重故妙選高才然後付畀恭惟運使少卿閣下以懋德鴻儒揚光發輝於多士之際高視濶步度越倫類夙登要路厯踐外臺凜然有昔人之風節識鑒闕達豈惟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之間為哉必將收其大者遠者有以震動風俗裨益朝廷以稱任寄之意某不敏嘗承學乎搢紳先生預聞道術之萬一盛明之世齒髮方強未能自棄于林下幸備員屬吏可得望車塵于

典謁輒誦所聞修贄見之禮瀆冒嚴威伏深惴慄

又

其聞察萬物之情偽舉百工之事為以成濟天下之務者必有股肱耳目之才為之視聽經營以備其用傳前修之道術通今昔之變故適當于世之用者必有鱗翼埏鎔之主為之揄揚陶冶以達其才故欲治之君勞于求賢藏器之士務乘時以自致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淘汰庶官而用之故百工允黎庶績咸熙冢

宰三歲大比詔王誅賞以進退羣吏而選士故克昌九牧阜成兆庶漢興唐虞既遠而考績之法亡冢宰官廢而大比之術不復于是建察舉之制以網羅蒐獵多士三府光祿主其內守令刺史奉于外故四百年間亦號得人後世因之莫能改造國家以執政之官侍從近列不足以周知天下之士于是重藩宣之任尊外臺之權委以選掄尚無遺逸閣下以至公存心嚴奉朝廷之意期乎得人志于報國膏粱寒素疎戚之辯不以間于胷

次惟其善之是取此千載一時人世希濶之會也士幼力于學長成其名仕籍既占榮途可致當有道之盛世會至公之大人不知先鳴而自獻揭價以求售真自棄者可謂智乎某不敏困于小官十有四年矣非敢後也求所歸而未獲今則獲矣不可以默輒叙所聞仰干下執事伏惟矜憐曲賜采擢塵瀆尊嚴不勝愧恐

上湖南運判張朝散書

某嘗聞物有欲之而莫致事有任之而自致者雖違從之理陰有真宰倚伏相因聖人莫違達識之士計之自已可以泰然遣放而無所欣怨然齟齬所遇之初拂其心志則雖有寬衷不能愬然無感邂逅相值之際適其所求苟非木石莫不欣快此有心之所同然而古今之情相似者也某誦是言也久矣而乃今見之何者子長傾平仲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昔人有好異世相求况見而知之可親炙者盖有甚焉某曩在會稽常得曳裾崇闕密際德表而閣下粹容和氣温如其玉話言厚禮

謙以接下忘勢貴之重使人自畏而事務舉某竊不自
量輒高下風之義願親執鞭之後然于斯時被命淮甸
不在封域之內思一瞻拜車塵曾莫可得此某所謂欲
之而莫致者也某雖不肖幼承義方之訓長竊師友之
益窮經學古搯觚綴文亦有日矣而言行才貌與之兄
弟者往往躡等踰級步趨要津而某策名七八歲從任
四三年曾不能高足濶視取先等夷養修羽儀翔駕聲
采方且側翅俯首卑飛緩步乎左僻閑冷之地徒乞三
釜以給甘旨其所以自謂可任任之而不較矣而茸職
所屬乃在使臺昔之願望積歲莫致者一朝獲之此某
所謂任之而自至者是雖天寔為之而巧者不能以智
圖强者不能以力禦會其至時意有適遂則志士仁人
之所欣願某今豈得若木石然哉竊聞昔之人有見于
尊上者必有贄贄者所以自致也某方得從屬吏之後
趨走麾下敢誦其所遇于事者以為手實而羞于下執
事伏惟少賜省覽干冒威重戰灼之至

上潭帥李學士書

其竊謂正性之美有生之所同得安榮之行有身之所同願親睦之懿有家之所同欲官事之成有位之所同求此四者天下之常情今昔之達好也然為之而可獲者嘗鮮望之而未見者嘗多則亦有道故也有之者易無之者難夫弓矢在御質的既張求中于百步之外有力之所宜可然而羿特以妙聞繩墨誠陳斤斧先利求善于一輪之上有指之所與能然而輪扁特以名顯此皆以道然也射小藝而斷賤工必有道而後善成性以修身正家而從事德業之大豈無道乎故君子貴知道道烏乎在曰道至虛而無形萬物由之而不由于物故無乎不有而無乎不在其上在天其次在地其次在人其次在物動者植者有情無情有形無形昔之人知其然故觀象于天觀法于地明盡于人物幽及于鬼神陰陽往來四時變化山岳峙結百川融流木刻金銷林生風偃泥行而草伏雲飛而川泳有可觀者無所不容又

况六經之微言百氏之高議方冊所載道術攸在乎故
積厚而施博器大而用無方感物而動必中于律孔子
聖人也曰我學不厭蓋知道之不可盡也伏惟知府安
撫學士閣下挺高世之姿挾通儒之術生于華旦俯拾
貴名才既美矣出分使寄布宣王靈專方面之權兼仙
殿之貴仕又顯矣然而好善如不足嗜學而無怠歌舞
之伎不蓄于內毬馬之玩不閱于外鎮撫多暇則優游
辭林偃息文囿夢想姬孔詠歌顏孟以卒歲非知道者
烏能與于此哉故善無遺而德日新長才之施無適而
不可高華茂實照映中外隱然為國之器某備員漕屬
獲在大府得拜伏堦墀稟聽教令輒誦所聞詣節下塵
獻

上湖南運判曹司勳書

某嘗讀傳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夫富貴貧賤外物
之儻來時命之適然者也無益損乎德君子何與之有
蓋世道相得則賢者必進而不肖在所棄當是時獨困

于衡革之下則君子耻之非耻夫乏財而無位焉耻已之非賢者也今天下清濁異流白黑不混坦夷公正之路杜絕羣枉之門俾君子幡然肯來不務晦密而自遺于下可謂有其道矣故任天下之重者不耕于有莘之野負鷹揚之畧者不釣于清渭之濱雖偏州下邑筦庫之微咸得實材隨器任職有足觀采則夫仗節將命分方建臺朝廷遴簡為天子之耳目使之聰聽明視于四方萬里之遠將以周知天下之故者非一世之偉人不

在此選古之人有誦其詩讀其書想前世之達士雖欣慕與之執鞭而不可得者幸而與之並生則有燕越相遙貴賤異勢贏糧裹足百舍重趼掃門夜半執器堂下而後親者可謂勤且汙矣古之人不以勤而不勉不以汙而不為者以道故也道難得而易失時既往而不再故君子競之某不敏早被義方得從播紳先生遊竊知道義之萬一再塵鄉書獲綴英殼栖遲祿仕踰十五年嘗思會時盛明齒髮未晚期有所立少見于世不與鄉

人共盡于碌碌故不敢以愚陋疎賤自後于賢達之門
 庶幾品題以成其志恭惟運判司勳閣下字量高世術
 智徧物水鏡無隱權衡甚平以望寔華茂而當盛時之
 妙遠有志之士想見聲采為屬吏者得在部封已足欣
 快又况某承乏使臺日居節下被教令之警策觀威儀
 而象之曾無昔人之勤而所得過倍不宜自棄而後衆
 人之進也伏惟矜憐幸甚幸甚古詩一通備贄見之禮
 單淺蕪累免瀆臺嚴惟愧惟懼

上邢龍圖書

按宋史邢恕傳蔡京當國經營渥
 鄣欲使恕立方面之勳起廊延經

畧安撫使改涇原
 擢至龍圖閣學士

某嘗謂事有初非而終是物有遺細而收大理勢或然
 乃今見之某去歲調官選部被命春陵出國門而來延
 首長望雲天萬里莫識所在訪其地則三湘之南五嶺
 之陰屈指而計道途之數則十分萬里之三為驛五十
 有九由會稽絕淞河而西溯流長江過重湖上瀟湘之
 源携幼負弱陵風波出于蛟蜃之藪登坂壑行於蠻獠

之地三月而後息回首桑梓相去七千里而遠親戚故
舊音問之好非累月不通然而官不過曹掾祿不過斗
升言名則僻不近人言利則世之人所通得兼享者此
皆無有也其處事可謂非而于遺物亦多矣今沿檄衡
岳之陽已事而旋道出泳上竊聞之行路咸曰閣下厚
德恢闔有容無阻凡潔已致敬干典引達姓氏者皆得
循牆厯堦瞻奉聲采輒自忘其疎鄙無不齋心滌衣敬
造門下以俟進退之命某竊念熙寧之初方在童外西
遊上國獲侍搢紳先生竊聽長者之餘論稱道當世豪
傑之士固已聞閣下之高名碌碌塵土間東西南北二
十餘年曾未邂逅然而願見之心未嘗忘也倘於此時
不以其不肖而棄遺之使識眉宇而獲聞緒言則某之
處事初自以為非者惡知其不為是其于物初自以為
遺者惡知不收其大者事造于是而物收其大則是行
也庸何悲此古之達觀之士理早見而神不驚者所以
淡然與物委蛇所值無憾而欣戚兼遺者也禰文古詩

若干篇以備禮贄浼瀆聽覽伏深愧汗之至

上湖南提舉梁朝奉書

某聞難得而易失者君子之時好簡而不可已者君子之言何則時以立事而言以達意也言不出則意不喻意不喻則時不得時不得則事不成事失其成功斯遠矣古之人或厯聘于列國或五就而益強涉履艱難殫智力而不倦者所以乘時也或三書以自薦或叩角以長歌激昂困窮勞筆舌而無愧者所以致言也某有時之難得者三而易失之機甚迫不少自力則俯仰之間已後時會故言之不可已者亦三盛德在上其道大隆三代以來乃今始遇此時之一難得也使某筋骨少衰志力不迨雖在盛世欲何所為此言之一不可已也今某四十一歲矣未定之器已凝強立之志既就積養而後至日化而不停此時之二難得也使歲月浸移跬步不進則強仕之期斯遠而駑鈍之資將憊而無所用此言之二不可已也依使臺之下侍至公之側親承重言

矜恤濡滯此時之三難得也轅下不鳴伯樂他顧則陶成之地不周而羈散之跡無以自振此言之三不可已也乘難得之機據不可已之勢言而有獲斯為智默而自棄斯為愚愚智之分在此一舉使五尺之童居此亦將自勉以有言某雖不敏嘗從搢紳遊預聞長者之餘論其敢自棄于不智乎彼往昔之微言前修之陳迹閣下攬卷所歛揮塵常談者寧敢復言仰煩聽覽若夫高才雅望英華茂實士論歸重下民懷之者亦不敢稱揚萬一以虧大成姑叙所懷仰干下執事伏惟矜憐特賜采拾塵瀆尊嚴惟深愧畏

上湖南提刑書

某嘗謂聖人因時而制法故弛張詳簡無一體君子觀法以制行故隱顯語默不同道堯舜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成周之時歲終太宰大計羣吏之治而詔王誅賞修舉斯榮庸惰斯辱則士之進退在已漢興考績之法不復于是因察舉以蒐獵人才中都之士委之官長

郡縣吏屬部使者二千石總之見知者升不賞者下則士之用舍在人己則求之己在人則求諸人事若殊途其趣則一知之者智昧之者愚時變何常理勢或異君子不可不察也國家本四代三王之美意修兩漢李唐之遺法遠師治古近切事宜天下之士由掾屬裨佐之微達于刺史倖貳之貴雖積有歲月閱其勞效必資保任然後序遷加以百年太平七聖相繼陶冶漸漬賢人衆多英邁無所騁其長不才知勉而有違立談皆宰賜之耦從事多冉李之良不知先鳴上於朗鑒悠悠歲月未易有聞恭惟提刑某官閣下以器識宏洪雅實高華簡在清裏分總使寄求士以報國為官而擇人朝廷之所望于閣下閣下之所以為己任者也下車之日有志之士莫不仰首伸眉思曳長裾于門下齒下客之列夫牛角之歌不發則齊人無以知甯戚之賢堂下之言不聞則鄭客無以識駿茂之善某不敏不敢自比於二子庶幾先鳴不失時會伏惟少加憐察幸甚幸甚

上宰相書

在作季

某嘗聞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伊尹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者猶已推而納之溝中昔之大人得志澤加于民者其自任如此之重其周物如此之勤何哉道在而可以為也已能拯人而人有溺而不拯者何異乎自我溺之也已能食人而人有饑而勿食者何異乎自我饑之也已能澤人而人有不被其澤者何異乎自我推之也故曰道在我

而時可以為也昔之大人視天下之人如是之周其有常獲散迹門墻徹名紹介許侍坐末時承話言者其視之當有加矣恭惟僕射相公抱禹稷伊尹之器位堯舜成湯之朝言聽諫從澤加民物四海之內一有不得其所者咸改踵延望引領長鳴有待乎眴睐之重矧如某者分雖疎賤然早獲參侍猥承顧遇之私中心有懷不直默默自棄于左右輒叙私悃上瀆鈞嚴某偏親在堂年踰八十較祿而歸養則家貧無以備菽水之奉迎侍

乎遠方則道途非老者之宜在吏部條格例得便地然
 到闕數月桂薪玉食擔石將磬便家之地曾未獲見使
 或值之當見奪于前列未可以日月計也兩地老弱踰
 二百指咸仰哺于一身進退之勢無異乎饑溺溝中之
 人今竊見吏部監當闕有越州稅務注監當資叙人在
 格親年八十者情願折資監當則許不限本貫指射某
 雖思赴部求擬必為前列見奪不可必致伏惟僕射相
 公體禹稷伊尹之志軫饑溺溝中之念特賜化筆曲加
 陶鑄俾獲祿養不失其所曷勝幸甚塵瀆鈞嚴下情伏
 深愧恐之至

上蔡左丞書

按崇寧元年以蔡京為尚書左丞

某嘗聞自昔當歷數而踐大寶發揮其真善利萬物光
 臨四外格于高深餘澤覃于子孫猷訓學于後世酌之
 不竭久之彌新者必有明哲為之輔相同心一德協于
 謀謨相與經綸而濟之故在黃帝時則有若力牧在帝
 堯時則有若四岳在帝舜時則有若臯陶在大禹時則

有若伯益在成湯時則有若伊尹在高宗時則有若傅說在文王時則有若閔天在武王時則有若太公在成王時則有若周公在宣王時則有若仲山甫是故黃帝堯舜三代之令主世異而道同事殊而功相若雖步驟馳騁煩簡質文之迹應時而造者猶榘梨橘柚之味若光輝謨烈之善美則莫得而異已秦漢以來聖人不作于上而名世之士亦無以見于下雖文景武宣建武永平貞觀開元之隆號為君明臣良近世之治要之德澤事功未見有以比隆三代之盛者此君臣所以有千載一遇之談而道亦有千載一隆之論也嗚呼熙寧之初元聖當極撥去近習獨見古治取天下之真儒付以鈞軸當是時荆國公應時爰集奮然以天下為己任祖述堯舜之道德憲章文武之法度新美治具以迎太平十有餘年底政具修中外底績至于元豐天人交通協氣允塞時和歲稔黎民於變皞皞乎三王四代之盛際已紹聖之初今天子始親政機將繼先帝之志而述熙寧

元豐之事舊德元老志在四方首詔閣下歸居近輔論道經國荆國之道高明微妙通達今昔者盡在乎閣下乎惟荆國之道高明微妙通達今昔者盡在乎閣下乎惟古之聖人由周公而上其道皆見于行事以利澤當年而傳示後聖至于孔子不得其位始作六經以寄之微言後世知書言之要得聖人之傳者由揚雄氏以來千載之間寂寥無聞惟荆國具豪傑之材不待文王而後興秉燭智之明不汨流俗之近習攝枝葉于大本據長源而觀流合異散同一槩諸聖昭正色以發矇瞶之蔽振大聲以警龍瞶之塞使學者復見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此不世之會矣某于是時迫切賤貧不得裹糧掃門親炙善誘每一念此則痛自咎恨達于夜旦夢寐勞役而不寧雖嘗竊取其成書而誦之適如瞻仰昊天睥睨滄海第見日月星辰晦明出入長波高風飄蕩無畔曾莫覩其運用而識其際量古之人不務追其往而務圖其來者追往無益而圖來有補也來而不圖重自

棄也恭惟左丞閣下抱古道術為時儒宗宣明大猷不
 拒後進天下之士有志周孔之業者莫不趨望墻仞想
 聞緒言夫鈞衡之地非洙泗之上燮理之日豈有道之
 時州縣早品革門晚生忘其越禮而輒自敢進者誠以
 往歲會稽嘗辱禮遇近叩典引復容通名隴坂峻巖未
 棄踈賤輒善寫舊所為六經論六篇上汗几席倘恕其
 僭易矜其好修論道之餘惠賜觀覽敢期他日必至于
 巧庶嘗過大匠之日歷規矩之下或賜隱括遂幸知方
 至
 祇伏門闌以俟進退之命塵瀆鈞嚴下情伏深戰慄之

上林樞密書

按宋史林希傳紹聖初章惇使希
 典書命逞毒元祐諸臣累擢同知

樞密院

某聞抱器識者銷聲而不出晦迹而獨往則不玉不石
 介乎才否之間全吾真而裕諸內苟涉乎世必有所立
 以成身善名貴白當年而托于不朽傳有之曰太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三者君子所以成身

而善名者也德出乎道功成乎事言也者論道德而濟
事功故等有上下序有先後兼之者君子之全美得一
者所遇之時會世平政成天下泰定中外大小率安故
常則日新厥德以益其厚事變蜂起利害交構新故不
並厭慕異情則時底厥功以濟世道或勲德事物可頌
可記或彼己勢隔指意不通或道散法亡理藉傳載或
懷才篤義失職離愁必發乎聲言雜為文采及夫成濟
政事導揚聲教糾合上下協和神人形為簡書貽訓後
世使斯文不墜大猷有傳觀之者因迹以會心聞風而
興起則言之所補未愧功德故君子因時而成業易地
以計功優劣之差不主于一某也不敏妄意作者之業
狂鳴無當固知尺度常恐引費歲月不及門戶恭惟知
院樞密閣下以純德通才宗儒願學秉文章之律為世
師範權衡所逮錙銖不遺片言品題天下咸允曩歲台
旆節制東吳某牙是時嘗持所學上汙几席猥蒙激賞
謂有古風星霜變移逮茲五稔中心銘藏靡日不思感

知音之既遇識文藝之蹊隧雖塵勞坐冗每加鞭自薦
罔敢或棄嘗思典謨存而唐虞之德明歌貢作而神禹
之功著商周之世頌聲並興迄于漢唐咸有稱述然惟
舜禹為盛身致大寶湯武之興志資世業高光唐文經
營戡定備嘗險艱成功肇基用力甚厚而子孫傳之為
數雖多肯堂構者或三四世或一二君而已世平道隆
曾不百年恭惟本朝受禪創業同符虞夏七聖繼作善
美游增光大安榮踰百三十餘載彌昌彌熾功德之盛
度越前世遠矣某不自度量忘其鄙賤輒罄竭單淺策
厲駑鈍作神功盛德頌一篇聲采蕪顛聞見寡陋不足
以識其形容揄揚大烈備國史之美庶可與耕夫樵叟
擊壤鼓腹吟咏于畎畝之間耳尚念綆短汲深力少任
重簡不備物狂過乎中斐然莫裁塵浼盛大謹繕寫請
鈞屏塵獻伏惟帷幄密嚴籌謨餘暇俯念晚學常在所
賞特賜盼睐倘蒙一言之教俾知當否德貺之重實踰
邱山伏惟矜憐幸甚幸甚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四

宋 華鎮 撰

書十四首

上蔣樞密書

按宋史蔣之奇傳徽宗立復為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

其生十有一年知學為詩二十歲而會朝廷更科舉之法以經術論議取士八年之內兩上而後成目尋繹舊聞以成夙昔之習當是時集賢學士給事中程公守越之三年被召赴闕程公近世詩人之宗匠也於是越之

能詩者皆有篇詠以餞其行長句短闕蓋以百數某亦勉强搜綴與賓客旅進比閱衆製獨見稱述殆及終篇屢蒙激賞謂有作者之趣許以他日之名誘掖諄諄俾毋荒陞某嚴長者之訓感知音之遇早復自力庶幾有成雖苦心甚勤而未能自信日俟師範訂具是非曩歲樞密先生總六路之大計建臺江淮之上某幸備員郵縣適在封域之內時得望使車承教令每念當世鴻儒鉅公提衡鑒主宗盟於翰墨之林使後進可以辨惑釋疑見堂與之所在者莫先於門下輒懷數篇進干典謁先生擴敷大之德以誘進為務忘其疎賤僭易之青與其好學修潔之誠借以重言為之榮觀既辱許可又剪拂之遂以名聞枚置諸生之列某於是時心地了然無復疑滯德賜甚厚常思有以為之報稱雖綿力弱未能遐舉遠至困於慶勞東窮滄海南薄沅湖崎嶇道路之修涉歷私門之變憂悲勤瘁無所不有自違門牆屈指于茲十有八年亦可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初心

舊聞未始一日而暫忘感物興懷必自勉率以成篇什
 今輒取五言七字古律歌詩自兩韻以至五十韻合一
 百篇謹繕寫為一編詣門下塵獻伏惟天下有道守在
 四夷樽俎折衝帷幄多暇暫迂鈞重少賜省覽曷勝榮
 幸之甚非謂有少陵驚人之佳句吉甫穆如之清風可
 以進瀆聰明動回眇眇以見門下輒生雖離教誨為
 為日茲久知服明訓不忘本心自強泪沒之中少稱平
 昔賞遇之厚耳干冒鈞嚴伏深惴慄

上蔡樞密書

按通鑑崇寧元年
 蔡卞知樞密使

其嘗聞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之功與鬼
 神相似紀綱世道其用大矣故董子曰道者所由適於
 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六經載堯舜文武之道
 遭罹秦變詩書春秋易皆有見於今獨禮樂之書不傳
 其所傳者雖非前聖之完書盖有所受而後作者中庸
 王制之篇其言有倫其指可述無詭異於聖人之意詩
 書春秋之類也惟先儒之訓好詳其末而畧其本不能

深探遠索以發其妙微為可嘆息中庸近世言之者多
王制之篇可得而考也其不揆單淺寡陋簿書之暇懼
為自棄時以管見測其微言書之簡編以備遺忘然未
知狂易妄作果有當于理耶果無當于理耶想見宗師
質其是非積有日矣恭惟知院樞密閣下體孟子之淑
質傳仲尼之達道起于百世之下獨見聖人之心片言
所稱天下取信某輒錄所為王制解繕寫為一編詣鈞
屏呈獻伏惟樞庭豐暇籌畫之餘特賜省覽倘蒙貸其
察

上通守林大夫書

其聞主大器者不維持以一手足之強委作以一耳目
之力不經營以一心智之慮仰掇俯拾旁搜遠采合大
小併成踈而駕馭之故優游無為而名實大集然內有
百司庶府之夥外有四方萬里之遠其左右之宜長短

之稱愚智之異稟賢不肖之殊狀焉得人人而識之委而不問則病斯民而落吾事道而殛之則殫我力而弊不勝君子至此則何以異哉亦加之原者而已故三代而上敦考績之法而漢而下重察舉之制雖步驟殊時王霸異效至於為官得人因才底績千載之間咸有可觀國家列聖繼作俊哲來相討論建設曲盡變通稽古以為經觀時而備物上因唐虞考績之曲下采兩漢察舉之法中外官吏歲書其成資序有遷必責保任省臺寺監有長貳一路之重付之外臺州郡之權在守在倅此腹心耳目之寄朝廷之所取信以進退天下之人才而圖固太平之基者也故選命所及皆一世之偉人風采英華磊落相照恭惟知郡大夫閣下抱任重之碩德懷周物之長才止水操鑒權衡有辨雲陰河潤敷及下僚翦拂吹噓受賜者衆某幸以不敏備員部封訓迪矜容久私餘澤今瓜期伊邇代者在郊歲書之成已賴寬假獲逃敗墨保任之賜輒不自量竊有望于門下伏惟

高明曲賜幸鑒察

上淮南提舉書

某昔嘗誦詩見行露之篇美召伯之聽訟其智明之所
燭至于雀角穿屋細微之間無所不察固已善矣迨其
進也又至于鼠穿墉幽隱之地必得其情靡或有違每
掩卷遐想欣慕斯人而親事之彌歷歲月乃今始得因
知昌時盛世賢哲並生臨遇事物然後獲見見某不敏
早緣末學叨竊名第積以累日寅緣知音遂階寸進備

員海隅託庇下邑雖未嘗瞻望旌祭親承教令若飲芳
味醇則盖有日矣常思奉法謹職以追曠弛故上不敢
失明天子愛育下民之厚意下不敢徇姦細民撓棄國
家之良法孜孜終日盡誠竭愚以補不及極短拙之力
而後已前日不知閤方不能輯睦小民俾之有言上干
聽覽聞報之際惴慄無地非畏人言得事之實第愧踈
拙獨煩裁處伏惟提舉奉議閣下德宇恢闊智明旁達
視聽所及情偽不遺灼知僉言誣構非實斂秋霜之肅

借春律之和付畀州司究其虛實使部屬小官奉法謹
事之誠得達于上姦猾細民扇惑僥倖之心不逞于下
頌召伯之美又何加于此哉傳言人告曾參之母曾參
殺人三至而信投杼而起某不肖砥身礪名曾無赫赫
之譽竊祿部封未嘗拜塵道周望履門下愧非曾參之
賢而猥蒙閣下不疑之義得越分稱幸甚幸甚區區官
守無緣詣使臺稱謝輒誦所聞叙致誠悃于晚威嚴下
情惶恐

上門下許侍郎書

按宋史許將傳徽宗初進門下侍郎

某嘗謂李唐設科舉以網羅天下英雄豪傑三百年間
號為得人者莫盛于進士當是時謂南宮主文為座王
謂登第進士為門生上之人榮得士之明下之人懷藻
鑒之德揚揄品目至于終身敦尚恩紀子孫不替方其
盛時為官掄才志在公議不遺分契趨于駕厚得君子
之高誼成風俗之佳事斯可尚矣厥後事變弊沿法生
扇奔競之風開請託之路善謀者冒耻以苟得恬淡者

抱屈而陸沈公道既淪私分亦薄徒習故事浸成佻浮
故有受命公朝拜恩私室之論有識之士以為不然而
病之國家刻近世之蕪穢要治古之真淳平昔弊訛一
切罷去宗工提衡鑒以取士進退以文而莫知其誰學
者應詔以干時務善其術而無待於外所取則天下之
選所遇則至公之鑒其明之可榮其德之可懷視李唐
之盛時益有足貴而可尚者恭惟座主門下侍郎先生
以文章魁天下之士以德業居元老之重秉朝廷之大
政為邦國之光華踰二十年天下士民蒙被德澤名實
之美可謂盛矣元豐初以尹京之暇榮主文衡某是時
寔出門下奔走州縣漂流四方日月如馳幾二十載竊
念當世之士以寸長片善被鑄陶之德者二十年間四
海之內為不少矣某也不敏早以試藝猥中銓衡嘗蒙
薦名朝廷竊祿任籍蹉跎歲月後于衆人退省其愚真
自棄置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鈞屏深嚴許容進謁敢
誦所聞祇伏門下簿書之隙知惜寸陰時學為詩浸盈

卷軸謹錄所為古律歌詩若干篇繕寫為一編詣門下
塵獻浼瀆鈞嚴伏深愧畏

上安樞密書

按宋史安惇傳蔡京為相累擢同知樞密院

某聞士有辭令明辨文采溫麗博洽而多善敏達而有
功可謂英後之器矣然而言或悖理行或妨義不可以
為君子之徒者未明乎道也識內外之分辯榮辱之境
尊所性之固有指哲而師之可謂明乎道矣然而利欲
得以搖其中夷險得以變其行始若可述終或二三不

可以要歲寒之節者未能守之也山岳不能碍其視雷
霆不能亂其聽天下波蕩而湛然不失其常可謂能固
其守矣然而謀則悖利動則逆物得一世之所棄衆人
之所是不可以致事功之寔者居非其時也聖人在上
公議無壅貴賤履位賢不肖襲情可謂有其時矣然而
碌碌徒勞坐費歲月功實不加于當年而名聲無述于
後世者未見知賞也故抱全美之才者貴明道知義之
美者貴守節節義固矣得盛明之時遇知賞之地高飛

濶驟如駮驥之馳坦途鴻毛之倚順風平步霄漢而坐
致千里豈不偉歟楊子雲曰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
東國之黜臣夷齊柳下惠聖人也得仲尼而後顯况君
子乎故司馬子長曰非附高明之士烏能自致于青雲
哉斯言也談于知己之前則當而有功談于未知己之
前則易而為尤某不敏不敢自以為美才而知道明義
而有守者也竊嘗有意從事于斯焉恭惟知院樞密閣
下亮直端方介然一德踐揚中外久而彌新某曩歲備
員湖湘早更趨事獎誘成就稔聞緒言寬假保全密依
餘蔭雖日月不以飛驛還朝未蒙薦論俾預門下諸生
之列許可之語銘藏心府至今不忘不可謂不知己矣
伏惟樞機近密倚注日深選掄人才隆廣大廈正明主
之所重閣下之所自任天下之所想望况如某者敢自
棄乎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鈞屏深嚴許容進謁敢誦
所聞祇伏門下伏惟高明曲加鑒察

上執政書

其聞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君子豈以貧賤為恥哉耻貧賤于有道之邦也天下有道則野無遺賢賢者必在高位而享有重祿貴而不賤富而不貧矣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君子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予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一介之微必曰道義不敢易其取予又况受世主之高爵享縣官之重祿極人臣富貴之勢乎必有其道而得之然後安處而不疑也秉天下之大政分徹侯之真封富

貴之資孰加乎此士君子得之于盛明之世而處之者其出乎道也明矣古之人贏糧裹足百舍重趼從老子于河洛之上束修以上三千之徒事孔子于洙泗之間者以道之所在也當是時周室衰微天下大亂時君不能用其道盛德隆無所施于世老子官不過柱下史孔子位不過攝司寇四海之內知尊德樂道者猶從之如此之勤事之如此之衆則夫抱經濟之才會光華之旦膺明聖之眷注參機政之大樞士民出于甄陶幽顯資

其利澤天下想望而依歸者宜如何哉恭惟某官閣下
德業茂明器識闔達利用周物純忠格天中外踐揚名
實光大進貳鈞軸益茂時雍播紳悚瞻思見眉宇以為
榮觀某不佞竊聞盛德而仰遠業湏登門闡望履舄承
玉音之緒餘者積有日矣從事南北乃心未獲夙夜馳
騫不寧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政府多餘開閣待士龍
版深嚴許容進謁敢誦所聞祇伏門下謹繕寫拙詩一
編以備禮贄塵瀆鈞嚴伏深愧畏

出山又

某聞王者營明堂建路寢其事重且大矣不得公輸匠
石之竒則無以底其成公輸匠石操斤斧運繩墨其器
利且習矣不得榱桷豫章之材則無所施其巧榱桷豫
章稹堅端直大小並生其材良且多矣不在榆採翦裁
之列則亦老于澗谷朽于風霜與檇櫟同盡于大化耳
故相湏以成事者常相求以為用而不能相忘于一世
之間若然者豈直人之情也哉此天地自然之成理聖

人之所不能違者也是故聖人享神天之休得大寶之位據崇高之富貴圖久大之德業必求命世以為股肱大人眷注所歸位在丞弼寅亮天地協和萬邦亦蒐羣才共熙庶績承學士欣逢盛時片善寸長皆思自効庶幾有立于當年而不沒于後世是道也非徒今之時為然禹湯文武之所以基成太平之功稷禹伊周之所以格于皇天上帝三代之士所以直己而行者皆由此途出也故上之人不以干祿之士為汙下之人不以為人之行為恥上下相濟以立人之道以相天之事可謂達矣恭惟某官閣下識亮高明德宇恢博才用世用道為儒宗茂實英聲聳發中外純誠直節簡在上心入秉政機道化彌遠豈徒運精神動心術自勤一己之聰明以濟事功之美哉蓋水鏡之明立明照白墨權衡之運坐分重輕夸誕者不能惑其中機巧者不能倖其得有以鑒裁人物收而用之故能不勞而成享丕績某不敏不敢自以為可用之才也然生始光華之旦幼被長育之

教聞先生之餘論晞往哲之行事淬磨榮礪積有年矣
願私陶冶之德與多士周旋于盛時寔有心焉漂泊江
湖末緣自致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鈞屏嚴密許容進
鈞慈曲加幸察古律歌詩一編繕寫塵獻以備禮贄冒
瀆鈞重伏深愧恐

上蔡樞密書

某常謂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困於旅人無其位以紹
隆先聖王之業閱周室之將墜悼王道之不明後世無

所稽若而前聖之緒不得其傳于是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修六經之書以載其道於百世之後有聖人作因其
言而會其意則伏犧以來至于周公衆聖之能事歷世
之良法可舉而行其道甚大其功甚茂不可誣已百有
餘年而處士並興橫議蜂起楊朱墨翟奮私智倡邪說
以簧鼓天下塞仁義之達道翳日月之大明孟子懼而
闢之振雄辭以息邪說敦一本以正人心使孔子之道
明萬世之下得所考信復見天地之心全古人大體者

孟子之力也故議其功者以為不在禹下嗚呼文武之後聖人不作于上孟子以來真儒不起于下亦已久矣故歷漢與唐千有餘歲雖苟安粗定而功業卑陋無足觀采恭惟神宗皇帝體堯舜之聰明挾湯武之勇智慨然有為修復治古荆國文公搯孔孟之道術濟伊周之事功同德一心諫行言聽稽成周之法度酌當世而變通以利萬民以厚邦國以先祖考以事神祇紀綱具舉貽謀孔嘉可稽可循奉以周旋萬世無斁元祐間二三

異意盡取而紛更之

按元祐元年二月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罷青苗免後諸法曾

不旋踵掃地俱去使上智扼腕于寂寞之地下愚波蕩于奔競之途中才之人首鼠于兩間而莫知所歸宿先

皇帝患之首召知院樞密入叅政柄明國典以昭示天

下振丕緒以緝熙帝業熙寧元豐之典章法度粲然復

顯于世者閣下之功也

按紹聖元年時哲宗始親政首召蔡京權戶部尚書復免投法

鎮所謂熙寧元豐之典章法度粲然復顯於世者也然考宋史京未嘗典樞密惟崇寧元年京弟卞為樞密使亦非首召且書中所稱乃元符以前事與京行事元符皆相合豈京召為尚書亦兼樞密吏偶有闕文耶

末年橫議復興籍籍詩張圖壞成烈主上天錫睿智灼見是非羣言孔多淵衷不惑復倚元老入統樞機謀謨嘉密朝夕啓沃神考之志有繼而無隆熙寧之事有述而無廢文公之道益明而利澤施于無窮

按元符三年春徽宗即位

向太后臨朝用崔鷗陳瓘等言罷蔡京等鎮所謂橫議復興者也建中靖國元年復召京為翰林承旨崇寧元年以京與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尋晉尚書右僕射京陰託紹述之柄箱制天子籍元祐元符黨人禁元祐從法復紹聖法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復方田法皆京所為鎮以為謀謨嘉密朝夕啓沃文公之道益明者也仰惟閣下之功不在孟子之下天下有識莫不稱誦願

登門牆望履賜瞻聆金玉之聲采以觀日新之隆治况如某者曩在會稽早蒙顧遇誘掖獎借竊私德賜之尤厚其敢點點而自棄乎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鈞屏深嚴許容進謁祇誦所聞敬伏門下冒浼威嚴惟深懦慄

上蔡僕射書

按崇寧元年秋七月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大觀元年為左僕射

某聞昔蔡中郎南遊得烟竹焦桐于郵亭之上旅爨之下翦裁斲削穿剔而絃徽之皆不世之奇材雅樂之良器極天下之選者由足貴顯于當年傳寶于後世至于

今千有餘歲其物雖遠其名常存而不忘夫南方山藪之國地宜桐竹林薄之生暢茂而衆多由中郎以前不知幾數千百年矣未聞有笛材琴幹如是之美由中良以來又千有餘歲未聞復有見于世者豈天地之氣獨為中郎而并生是二物或曠世歷年如是之多豈無或得其粹和之氣以成夫貞幹之良哉然而無有聞者中郎不世得而知音難遇也桐竹之微樂器之末知賞之遇其難如此又況于人乎此懷才抱識之士所以殷勤

歎息於斯欬恭惟僕射相公以道義尊人主以經術斷國論以文雅歸吏事以識鑒掄人才願躬有加頓生華采緒言所及坐逸太霄士之依歸無越門下某去歲輒以拙詩修贄見之禮初惟僭易懼不自寧洎獲進謁乃蒙以獎誘晚學成就後進為意屢加激賞謂得少陵之格華衮之榮不惜一言俾廣坐播紳改觀駭聽幸甚幸甚夫明乎得失國史之良登高能賦大夫之事文章粹美五字尤難河梁以來善者無幾元微之元和長慶間

以詩鳴者也其稱少陵之作曰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利天下作者以元為知言少陵閱深博達無盡衆善若斯之懿其格在詩則又高矣如某之蹇淺豈足循其涯涘而測其淵源哉然念文章宗主邦國鈞衡輕重所加天下取信許可之際斷非偶然自欣所學驟遇知音雖勤苦有年而初心不負幸甚幸甚當日即圖修禮敬伏門下拜謝屬有中旨舉明舊章某以官卑不在請謁之例尋蒙恩邑宰東歸待次私心未致終夜悚懼不瞑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猥蒙鈞慈曲許其進宿昔所懷得遂致于門下幸甚幸甚重念盛時得知音不易遇天下顯顯孰不想望願被陶鑄之賜况如某者嘗以片言誤蒙激賞豈能愬然無心甘自棄于溝壑之間借餘潤依末光庶幾少見于迂衡之世此方寸夙夜所不敢忘者也伏惟高明曲加幸察塵瀆鈞嚴下情惴慄

及宋

上西京運使李龍圖書

按宗史李常傳元豐中加龍圖閣直學士

某聞太上之治不可試於五常唐虞之政不可行於三代故三皇以道五帝以德夏商周尚功是數聖人其迹甚不同其趣乃歸於一致者達時措之宜不徇其虛名而賊其實效也故古今之勢事變之理君子不可不知夫國家經費在兩漢盛時去古未遠已不得比于成周矣況今日復在兩漢千載之後其可以搯膠柱之談以應日新之事乎且今日之事百官之衆非古之比也兵屯之制非古之比也河防之費非古之比也邊境之備非古之比也此特槩舉其大者若其餘小者又未易以一二數是皆不可少損而暫去之古之人制國用也量入以為出今之財用因其為出之方與古不同如此則其入安得守古而不少通變乎說者多以摘山煮海鼓鑄權酤之法起於後世則用之不溥于古去之無損于治此乃拘儒所以見排于達士使文武之道曠千載而不獲者也夫關市譏而不征由商人而上皆然至周公則征之惟凶荒札喪乃弛周公之政豈亦未溥于古而

不可以為王政乎故君子貴達乎古今之變也前日國家去一二倍克之吏削法禁之甚密求為中制使公私兼濟君與百姓並足而已官司乃億度朝廷俛仰觀望以為國家方以寬弛為務我當起而應之庶幾有以動上官之耳目得朝廷之深意一切覬望以濟私欲乃不知朝廷更張務以厚民非務縱之以為奸也上官所采必收公實非求迎合觀望以徇私也某常自謂茶鹽酒稅經費之所仰國家法制無所措益豈容置此而勿顧所以去賞寬捕殆欲革其已甚者若其中制必徐有處置今日官司所為恐非朝廷之意未幾果有賞捕減價之法前日又覩朝省約束勅勵上下俾協力奉法務登歲課皆如不肖所料前日官司縱弛之風果非朝廷之意固丁寧周密矣上官推行固又反覆而辯詳然不知所屬果能一切遵用之否苟遵用之果能持久而無所違失否第見官司猥多人徇所見未必能遵用之也假有用之者未必能久而不違也人或不用用之不能

久則君相勤勤之意上官推行之力皆為具文而公家不獲其效矣明公搦一路使命之重豈有推行朝廷之美意而使天下之人委為虛文不使君上獲其實效哉必不然矣必欲使人人遵用久而不廢則莫若立法以制之夫法者所以制小人非所以待君子然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法制者以中制為準則君子易以俛而就小人可以跂而及今茶鹽酒稅監考之官法已詳矣登格者有賞虧損者有罰人非木石誰不自勵所未備者巡捕官司也巡捕官雖捕獲有賞而賞未始常得透漏有罰而比折每可以寬至于歲課或虧則得罪減于監當之官是其所以不甚致力於巡捕者也巡捕者已不甚致力矣而又有所屬官司扼塞之每見犯禁物人必曰情輕法重而先為矜恤之辭苟有可以推移變易原情狀者無所不至也甚者反至詬辱巡捕官司謂之騷民生事雖情狀明白不可改變亦必減落數目遷就輕法大巡捕官員不能獨以一身從事必資衆力方能執獲

為弓兵者皆途巷之人惟利是嗜捕執之際亦有鬪敵
人人用命忘身幹公家之事未見毫末之利而反為所
屬無辜詬辱或被笞箠人各有心誰復盡力是則獨責
巡捕官亦未足以集事今出納緼造雖在場務巡邏捕
獲雖有司存至于搯用舍之權使人畏不畏則在縣令
恊心奉法使小人懲戒而不敢犯然後巡捕者可以禁
遏監當者可以設法縣令不恊心不奉法則監當捕之
官雖有過人之才無所施其巧夫縣令之所以不恊心
不奉法者不過以其增虧無與也今明公請之朝廷使
令與監當巡捕官一般比較賞罰則人人不待戒而勉
矣今朝廷既去徃日之苛密則法非不寬厚矣又新賞
捕之制則又致其謹嚴矣下至于害民而上足以集公
家之事奉而行之何徃而不濟民之事君猶子之事父
書曰惟臣欽若惟民從入所謂禁物者上之所禁使民
不得私有者也君禁之民違之是不用君之令罪莫大
焉安得謂之情輕法重乎凡犯禁物者率非良民縱之

適足以長姦不縱未失于苛刻明公識度高遠詳達政理必有精密之畫以推行朝廷之意若清慮或在于此與有以大過于此者皆非某之所知也第以區區所懷如此不敢自隱輒以獻于下執事

上蔡司空書

按宋史蔡京博崇寧二年累轉司空

某嘗讀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古之明王有令政于天下者多矣孔子獨取文武以為說者法度大備而百世無以加之也帝王之法自伏羲

民筆始開端而後世聖人代有興造更神農太昊少昊高辛而至于陶唐氏之時其體乃底於成全故稱陶唐氏之盛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魏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雖然體則成矣應變適時之用猶未也更虞涉夏踐商迄周事異時移人非物改汙隆俛仰險易淳漓有簡有繁一文一質而世故之變始盡矣應變之用始備矣後世雖有來者不能外于此也故曰商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商禮所

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監于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帝王之制物無不備而足為
後王法者莫尚于成周故孔子祖述堯舜而憲章文武
成周之政自都城以達四方由官府以達邦國本末小
大莫不備具而庠序之教人林之務尤在所謹是故天
子有辟雍諸侯有泮宮絃誦之室遍于海內教養之術
備及書數原省之制詳以歲月故能成人有德小人有
造因備成之會成文武之業以極太平之盛俾後世無
以加者成王周公之力也微成王周公不得致其道微
成王周公不能底其績故古之人稱成王曰太平之君
子能持盈守成稱周公曰其達孝矣乎善繼人之志善
述人之事夫東備物之運講明良之會而後成者必得
重熙累洽光明盛大之時聖君賢相同心一德然後能
舉而行之有一不然未易擬議孔子贊述其事載之方
策非不明且詳矣然而曠世歷年如此之久曾未聞有
作興者德不足而道未易明也漢明帝為之勤矣既其

文未既其實唐文皇慕之篤矣得其末不及其本以漢唐子盛莫能庶幾其梗槩又况苟安粗定目不暇給之時乎時之難遇而道之不易見也如此數千百歲之間一遇而見之者其可不以自喜而知幸乎恭惟國家自建隆以來明聖繼作積德累功照事上帝寵綏下民日月光華百五十餘歲矣雖三代之隆未有若此其盛也熙寧初奮然以文武之道作新天下時則有若荆國文公相之辯斥流俗發明妙微神謨聖烈丕顯光大崇寧改元睿謨駿發遴選輔相圖策大猷司空僕射相公以高才碩德茂實雅望簡在宸衷入秉鈞政修荆國之舊任周公之重朝夕獻納以繼神考之志述神考之事為先務方策所載文武之政固不修舉故序之教達于海隅縣邑之遠小作成之政至于字書圖書之致曲所謂千載一時不世遇之嘉會也其不揆簿書莫不本之性命而原于道德能達慈理然後盡其妙因集前人之餘論參以所學作書說十三篇書之簡以備遺忘俟博

達君子有問而求益焉仰惟朝廷闕黷宇建官司以是
訓迪士類作新人才此有識者所宜夙興夜寢專心致
志以副上之長育有聞者所宜竭盡底蘊效其術業以
備上之採擇之秋已苟為默默縮于隱隘之地而不知
奮是自棄於不世遇之嘉會也可不惜哉某前日不量
踈賤輒善寫其書恭詣闕下投進謹用編錄副本并誦
所以進書之說俯伏鈞屏塵獻伏惟高明特賜幸察干
冒威嚴下情戰慄

上蔡大資書

某嘗謂昔者周公相武王繼文考之志而述其事誅受
翦商修復成湯之舊奉夏后之成績疆理天下通道于
九夷八蠻由九經九緯而屬之鄉遂之徑畛涂路由六
鄉六遂而屬之九州之邦甸候衛由五侯九伯之境以
達乎四海八荒之外朝聘貢賦往來流通武衛文教震
疊薰沐出于中者至于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隊而後
已至自外者梯山航海重譯數十必達于輦轂之下天

天下如一而無有內外遠近之異以極夫唐堯光被之盛何其偉歟故曰王者無外其後數百歲文武之道散佚勿嗣或在于野或在四方國自為政家自為俗內外離貳道路壅塞天下不通而本末始異矣孔子出習周公而師之修明王道以垂世立教車轍馬跡周流乎四方陟夏禹之所至覲文武之光烈三千之徒勇若仲由猶不及從惟顏氏之子獨能與之周旋故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雖夫子奔逸絕塵而回也瞠乎其後然而未始或相失也道路之曲折山川之險易物之剛柔風俗之厚薄食飲之嗜好服用之宜制遠在八荒之外顏氏之子皆能習其形而達其情識其故而知其所自夫子自衛返魯集弟子于洙泗之上論內外之事物考本末之情狀觀堯舜之盛大察文武之制作以修周公之業文學之博如子游子夏言語之辯如宰我子貢未始得聞其緒餘言之所及惟顏氏之子一人而已回也又常習知夫子之事聞其言則達其旨曾無疑異之辭故

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
 也不愚其不揆輒綴集前人餘論叅以所學為書盡之
 說此亦越之南燕之北營之東幽之西一都會之談也
 先生運精神動心術於廟朝之內從事乎高明甚大之
 業久矣固嘗以其餘暇游戲于四方萬里之外覽觀乎
 本末小大之致焉其雖不肖竊有心于顏氏子之事自
 念私門下獎誘之澤有辰矣庶幾許在與言之烈得遂
 達所習而不失其初心曷勝幸甚書說三卷凡十三篇

謹繕寫為一編隨此塵獻干冒鈞嚴戰惕無地

上梁叅政書

按宋史梁燾傳元祐初以諫議大夫召與劉安世交攻蔡確遷御史

中丞元祐七年自翰林學士連拜尚書左丞與蔡京不合丐去為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遂置同使以寵之鎮書有云閣下翔泳臺省再更星霜遂總綱轄參繼國論其為上燾書無疑第史載燾所歷官未嘗有參政之名或以其為左丞及同使而稱之也

某聞在昔甯子居齊脫飯牛之後輟叩角之歌而秉其政
 政虞卿之至于趙也一見賜之黃金百鎰白璧一雙而

又封萬戶侯列為上卿以相其君近世馬周之遇唐文
皇脫韋布綰章綬亦不閱歲月而致公輔古之人何遭
遇之特達而進任之超拔歟竊嘗以謂強霸之主縱橫
之世得士者安榮失士者危辱于斯時也有能揣摩矩
模捭闔利害者皆能震悚時君重輕輔相俾有國者忘
萬乘之貴以下之深信其人而驟寄以政故齊趙雖大
其遇二君子如是之厚也唐文皇統一海內比隆周漢
雖外絕敵國之虞士無紛離之勢與齊趙之君不類然

除隋之亂彫弊猶在睇古之治法度未完想見異人欣
聞篤論故亦如是之急也由今日觀之事殆不然天下
方制萬里奄禹之跡勢異乎齊趙之國遠矣神聖繼作
祖唐憲周道隆法具有新無弊事異乎唐文之時萬萬
矣閣下翔泳臺省再更星霜遂摠綱轄參斷國論付畀
重寄簡在淵衷又何如是之隆耶乃明聖國治日想俊
哲苟得其人不待積久高才碩德遭遇盛時政猶良樂
登車駮騏在馭周旋易道馳騁坦途一日千里故非虛

語某往歲備員湖外得瞻識鈞表前日台旆暫摠民部
某又得在屬吏進干典謁預聞教令今茲參贊大政甄
陶人物天下莫不延頸想見風采况如某者承教有日
復得備員近在輦轂之下其敢自棄不圖進于門下伏
惟鈞慈特賜矜察仰冒威嚴悚恐無地

上中書梁侍郎書

某聞昔樊遲問知于孔子孔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孔子
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士莫不貴以明知已以
智知人然得天下之英豪而曰不失四海之多士則知
人之智莫大于是故夫子以帝王之事言之大有為之
君常引一世之人成一世之務其盛德之事常善救人
而無棄人夫進賢者而貴之使不肖革心而好德擇智
能而任之使愚者勸而知勉其事甚簡其道甚易人材
不勝其用而天下之事不足治古之聖王底大功成大
業者莫不出乎此故子夏聞之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
選于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衆伊尹不

仁者遠矣舜湯知天下之務待人而後成多士之材有
作而後就一人之聰明不足以周知天下之士而取之
也故發大智以察群才蒐選英豪而付以政事賢思奮
愚不肖革心而無淪胥敗類之人矣明哲之輔夙夜在
公旁求俊彥以副君上委任之重故臣主一德天下乂
寔寧茂實高名萬世咸仰厥後大君子踐公輔之尊舜
湯之寄懷伊臯之心以事其君者莫不孜孜以推轂人
材為己先務故天下之士聞風知歸宅心慕義恭惟中

書侍郎閣下道與之貌世濟其美生于相門綽有公望
某曩歲備員湖湘獲趨鈞屏常蒙頒示新詩許令賡屬
輒以蕪顛形容高明故有世德盡知公望在象賢時見
慶源長之句雅量恢博特被稱借當時識者咸謂知言
今日循補雅若合符契星霜換移未踰一紀閣下總司
憲漕楊幹朔南入禘邦儲出戶天府兼華殿閣踐履中
外旌麾所至名實上聞眷注彌深遂忝機政歷網轄之
要切陟西要之深嚴任遇之隆此虞舜成湯所以待臯

陶伊尹之舉也故閣下亦以伊臯之事業敦美朝廷利澤天下嘉謨薰論啓沃之餘蒐閣人材經營大政盼昧所及寸長片善咸被器使靡或有遺四海之內懷竒抱術之之士莫不延頸伸眉想望風采况某者獲瞻履舄親承教令積有年矣今茲備復在輦轂之近敢不奮勵進千典謁以蘄出於鑪錘之下雖駑鈍不足追逐多士仰副人才之求尚冀以乎昔嘗得瞻拜清塵隨其所能未或遺鄙伏惟鈞慈特賜矜憐幸甚冒瀆嚴重下情畏惕之至

臣等謹將

